

名采其節度也 善曰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是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 也夫樂者在於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也故賢者聞之勇愚者聞之懼都謂天子所都鄙邊邑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

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 **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

鹿駭熊經鳥伸鳴視 善本作 狠顧附 善本作 課先踊

躍 濟曰魚鼈禽獸聞笛之聲皆張目驚舉伸視聽之樂感之故也 鹿性多驚能經謂以前足憑木而立鳥伸謂引頸也鳴視謂舉首而視狼顧反顧也拊謙踊躍言鳴而舞之 善曰益鈇論曰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淮南子曰鳴視而狼顧熊經而鳥伸此養形之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

熊之舉樹而引氣也 **各得其齊** 前人盈所欲皆反中

和以美風俗 良曰聞笛者皆遷善故各得分齊而不相踰也人天子之風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也小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末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

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向曰屈平廣教化美風俗

竄於外言其聞此笛音而改節復之於楚介之推晉臣也高尚不仕亡於山林聞笛聲乃還受晉文公之祿適之也樂國楚國也 善曰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沉湘派以殞身也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遂

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 鈇曰澹臺滅明孔子弟隱而死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葬吾鬼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劍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派天下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

識矣於是門人辭歸 **長萬綴** 善本作 逆謀渠彌不復惡

養親者一十三人 南宮長萬宋人也其君閔公聞此笛聲乃輟逆謀之心也鄭高渠彌亦弒其君昭公今亦不復有惡性也 善曰左氏傳曰南宮長萬弒閔公於蒙澤杜預曰宋大夫也又曰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殺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

二 女 聖 大 夫

十一

所惡矣 **崩贖** 五怪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向曰崩贖衛太子

善音尾 **崩贖** 子輒後靈公夢崩贖帥師將伐其子以取其位今聞笛聲有讓

德而退敵也不占陳不占也聞崔杼弑君將往救君餐則失哺上車

失軾聞闐戰之聲遂驚而死今聞笛音亦能成節而增勇矣鄂節也

善曰崩贖衛太子也左氏傳曰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衆懼自投

於車下韓詩外傳曰陳不占齊人也崔杼弑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將

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弑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

之外聞鍾鼓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也可謂志

士矣字書曰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 **王孫** 善本作 **保其位** 翰曰守 **隱處**

安林薄 翰曰堅志也隱處隱居之人林薄草木雜生也 **官**

善曰楚辭曰露新夷死林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 **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良曰業職也謂人和易理也 向

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 **鰾** 似 **魚喁** 於水裔仰駟

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 **馬而舞玄鶴** 銑曰鰾魚名喁出口於水裔外也魚聞笛聲出口

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沫 **于斯**

鴨魚口上見也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日和伯之樂舞玄鶴

時也 **絛駒吞聲** **伯牙毀絃瓠** **巴聃挾柱磬襄**

弛懸 翰曰絛駒善歌人也伯牙瓠巴並善鼓琴磬襄樂師謂問伯

音皆吞聲毀絃去柱廢架也聃去弛廢也懸鐘架也 善曰

孟子淳于詭曰昔絛駒處高唐而齊后善歌伯牙已見上列子曰瓠

已鼓琴而鳥舞魚躍說文曰瓠安也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

大夏令弛懸鄭 **留視矇** 丑耕切善本 **眙** 勅 **縈稱屢讚失容**

立曰弛釋下也 **隊** **席捕** 補莫切善 **拊** **雷** **拊** 濟曰絛駒之徒皆失據直視

席也搏拊舉手也雷林同拊手也留視矇眙直視兒隊席猶不安也

善曰蒼頡篇曰矇直視貌也字林曰眙驚貌注雷林拊聲如雷也

聞笛音目之開合淚涕交下流漫漫言多 善曰焦眇眇維目開合

之貌眇小也亡小切聲類曰眇人視也周易曰齋諮涕洟王弼曰齋

諮嗟嘆之聲也說 **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

誠効志率作興事 良曰寫謂舒也喻比効立也率作興事謂

率勸下人以起風俗之美事也 善曰喻

嘒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化致極也効驗也尚書 **既盥汗穢**

咎繇曰率作興事孔安國曰天子率臣下為治事

二又思之十卷

十二

善本作 澡雪垢滓矣翰曰溉盥澡雪皆洗滌也善曰毛萇詩

記曰食於質者盥亦滌也公綏切莊子曰澡雪而精神高 善本作 昔庖犧

音喧向曰庖犧伏犧也簞笙也暴辛公作墳填土樂也善曰庖犧 善本作 作琴神農造瑟女媧製制字 簞暴辛為墳

即伏犧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淮南

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為墳宋均曰女媧黃帝日也暴辛周平王時

諸侯作墳有三孔郭璞爾雅 注曰墳燒土為之大如雞卵 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

龍石華琬 患切錯銑曰倕造鐘者叔理磬者離理也鑠

切錯皆理器之名也善曰禮記曰垂之和鍾叔之離磬鄭立曰垂

堯之共工也叔未聞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皆理器之名也樂汁圖

徵曰鑠金為鐘四時九乳鑠金雖出樂緯此金謂黃金摠飾眾器非

止鐘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為長鑠與鑠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圭

斷其掾而鑠之加密石焉韋昭曰鑠磨也禮記曰華而琬大夫之篋

與鄭玄曰華畫也說者以琬為刮節目也琬胡縮切毛萇詩傳曰治

骨曰切尚書曰錫貢磬 丸埏舒延切善 彫琢刻鏤鑢音鑿

錯孔安國曰治王曰錯 丸折挺擊也皆謂理器也善曰韓詩曰松柏丸薛君曰取松與柏

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切爾雅曰彫謂之琢郭

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郭璞曰治器之名也說

文曰鑽所以穿也又曰鑿鑿才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

用鑽管韋昭注為管而賈逵注為 鑿然竿與鑿音義同也鑽子丸切館 妙極巧曠以日月濟

曠希也謂日月間希有也善曰解嘲曰曠以日月 然後成器其音如彼銑曰言皆經

後成琴簧鍾磬之器 其音各如彼常聞也 唯笛因其善本照 天姿不變其材

伐而吹之其聲如此翰曰謂不加彫錯也善曰天姿天然之姿也 蓋亦簡易

之義賢人之業也翰曰為國之體尚其簡易故賢人不為繁

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業若然六器者猶以一皇聖哲他 益銑曰六器

簧墳鐘磬二皇伏犧神農也聖哲謂女媧倕叔也難猶益也善曰

六器琴瑟簧墳鐘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伏羲神

農也聖哲女 媧難猶演也 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

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向曰大漢漢朝也笛生平大漢之朝而當時學士不識其可益助天子之盛美輕忽而不為讚頌之亦可悲也裨益也夫助辭也善曰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

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

濟曰丘仲漢武時笛人庶士謂庶祿位也弘大也言學者忽而不讚有丘仲言其所由出處尚亦不知其大妙矣善曰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

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鳴水中不見

練胡已截善本竹吹之聲相似

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聲與龍相似也善曰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與笛器不同已謂龍也

使

善本作便字易持良曰剡別也上孔吹處也羌人裁截之以當馬也適馬策也裁或為材

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明脩易尤好音律故曰易京君明也笛本四孔少商聲君明復加一孔於下為商音故云後出兼舊則五音畢備也善曰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鐘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房加一孔於下為商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

琴賦 并序

嵇叔夜

濟曰臧榮緒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拜中散大夫與呂安友善後與安俱斬東市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

善曰文子曰夫物盛則衰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

衰而此無變

夫物盛則衰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

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翰曰首引宣通也善曰莊子曰聲色間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翰曰近猶過也謂解窮獨之悶莫過於音聲也

善曰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也 是故復反之而不足則吟詠以

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 銑曰復謂反復而為之也四縱也

向曰謂作賦頌 善曰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杜預左氏傳注曰四申也尚書曰詩言志 然

八音之氣 善本 作器 歌舞之象 歷代 善本作 才士 竝為

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良曰才士謂才人也襲近也 善曰仲長子昌

言曰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為 稱其材幹則以危 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苦為上 濟曰危苦謂 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 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

也 翰曰麗好也言歷代才人好則好矣皆未盡 推其所由似 理也 善曰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

元不解聲音覽 善本 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 聲者覽 聲者覽

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為之 賦 優故為之賦焉 善曰趣意也禮記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神 其辭曰 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 向曰椅梧桐也峻 岳高山也岡山上

也 善曰毛詩曰椅梧梓漆 披重壤以誕 善本作 載兮參 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

辰極而高驤 向曰披出也重壤厚地也誕生參近也辰極北斗 舉謂高也 善曰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詩

傳曰誕大也載生也爾雅曰北極北辰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襄上也 驤與 合 善本作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 良曰 襄同 合 含字

陰陽精氣吸合含也休美也 善 鬱紛紛紜以獨茂兮飛英 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鬱紛紛紜以獨茂兮飛英

蕤於昊蒼 濟曰鬱紛紛紜枝葉繁茂也英蕤花也昊蒼 夕納 天也 善曰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誰切

景于虞淵兮日晞榦 善本 於九陽 翰曰虞淵日入處 言桐樹至高夕納

其光景九陽數也陽日也言夜沐天露早朝則乾其枝榦於日中也 善曰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晞乾也榦本也楚辭曰夕

善曰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晞乾也榦本也楚辭曰夕

睇余身乎九陽王逸曰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

康銑曰價求也待價謂待人來采也寂幽閑也時立永長康安也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徂鬼五

岑岵向曰盤紆曲也桐生於中也善曰玄嶺巉巖助岵

嶧許青壁萬尋良曰丹青並山色壁石若乃重巘魚增

起偃蹇雲覆翰曰山上闕下小曰燾偃蹇上闕自雲覆謂上

也邈隆崇以極壯崛屈鬼鬼善本作而特秀銑曰邈

崇高大兒崛鬼直上兒孤起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善

而吐溜濟曰靈液天地潤氣上蒸以布雲氣下據泉水而吐

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

禮隈鬱怒彪尤休翰曰並水急也向曰隈巖曲也水相感

見洶許涌騰薄奮沫揚濤節乙汨筆澎蒲湃普

蟹於螳善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銑曰洶涌躍自

也濤亦波也滌汨澎湃水聲也蟹螳盤旋兒相糾亂而合也放縱於

大川江河之中濟渡乎中州中州帝都也善曰節汨疾自澎湃相

戾之形也蟹螳展轉也糾繚也糾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

乎洋洋縈抱山丘翰曰謂入大川之中安而迴旋緩流而進

丘謂水繞山丘也徐緩邁進縈繞也善曰上林詳觀其區土

之所產毓育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瑯玕瑤瑾翕

絕許力切向曰區宇之中深奧產毓萬寶瑯玕瑤瑾皆玉名翕絕

廣雅曰奧藏也毛萇詩傳曰宇居也高唐賦叢集繁積渙

作珍怪奇偉尚書曰球琳瑯玕皆美玉名叢集繁積渙善

奐衍於其側良曰先寶玉委累積生於桐木之側若乃春

蘭被其東沙棠植善本作其西音先叶韻翰曰春蘭香草

辭曰春蘭兮秋菊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亦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消子

宅其陽玉醴涌其前濟曰消子隱逸人居於木南南曰陽也玉醴玉漿味如酒涌流於桐前也

善曰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楊雄泰玄賦曰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善本作潤

其膚惠風流其間銑曰巔謂木梢上也膚謂木皮也惠風南風也溫和所以養物善曰邊讓章華臺

賦曰惠風春施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翰曰竦高也肅密枝葉密也微微幽邃也善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

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向曰經營猶優游也言人能優游其左右皆以此事善曰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

於是遯俗善本并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

枝陟峻嶸以游乎其下翰曰遯逃也謂逃去其俗事歸於山丘也榮期榮啓期也綺季綺里

季也並隱逸人也乃相與者言隱者相與俱行也飛梁危峯也幽壑深谷也援舉也瓊玉也言王枝者美言之非王樹也陟上峻高也嶸山頂也經此登越攀上乃得游於椅桐之下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新序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裘帶索鼓琴而歌班固漢書讚曰漢興有東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側景而絕飛梁

曰南方生樹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銑曰邈遠也善曰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

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

威夷向曰睨視也闕下見也崑崙山名海湄海畔也指以手指之臨謂下臨之也蒼梧謂蒼梧之野迢遞也言山高邪視下見

山海手指大野目臨遠江也迢遞威夷長良善曰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闕視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漢書有蒼梧郡山

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洞簫賦曰迥江流川而漑其山韓詩曰周道威夷寤時俗

之多繁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

以忘歸翰曰寤覺也許由隱於箕山叔夜慕仰其餘光羨慕也弘大敞高也其慕此山高人心乃忘歸慷慨歎聲也

二收還大卷

上

上

由遂之箕山之下西京賦曰赫乎以弘敞爾雅曰愷懌樂也史記

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濟曰舒

轅黃帝姓也昔黃帝使伶倫入懈谷取竹調律今遠覽思接其遺音欲取椅桐為琴也善曰軒轅黃帝遺音謂琴也慕老

童於隗五罪切善隅欽泰容之高吟良曰老童頤頤子

泰容黃帝樂師故慕而欽之以為高吟而引清志也善曰山海經

曰驪山神音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老童老童也頤頤之

子山海經曰頤頤頤頤生老童思玄賦曰大顧茲桐善本而與慮

容吟曰念哉驪山在三危西九十里善本而與慮

思假物以託心翰曰康見此梧桐而起慮也託心於桐以自

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銑曰孫枝側生枝也准度其材也

文曰斲斲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

至人摠思制為雅琴向曰至人謂君子也摠舒也善曰莊子乃使離

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善本作匪騁神

良曰離子離婁目明者督正也墨繩也所以正木者匠石巧人也奮

起斤斧也夔樂官襄師襄善鼓琴薦進法則也班倕亦工人也善

曰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字書曰督

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

石字伯夔及師襄班重並已見上文鏞所會衰厠即密調均華繪彫琢

善本作布藻垂文銑曰鏞謂斤去木之中也會合縫也衰厠謂

琢字重文皆謂文采飾也善曰鏞會謂鏞鏞其縫會也衰厠謂衰練其

頃厠之處也說文曰衰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慎切

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翰曰錯雜也言雜以象牙犀角布以翠綠之色園客濟陰人

之玉也養蠶百頭蠶皆大如甕綠蠶之絲六十日乃盡言取以絲

為絃以玉為徽鍾山出玉處善曰犀象二獸名翠綠二色也列仙

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

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

妻道蠶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綠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

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

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

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向曰琴有龍脣鳳足古人肩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伯牙善琴鍾期妙聽善曰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像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揚明何其麗也
良曰謂上飾以文采灼爍光色兒何其麗也者歎美之也善曰史記曰灼明也又曰燿

伶倫比律田連操
平張去**進御君子新聲**
也

亮何其偉也
濟曰伶倫次律者琴聲與之比妙田連善鼓琴將操而張之御用也言進用於君子則新聲慄亮也清新之聲何其偉也者歎美之也偉美也善曰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鍾之宮音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成曲慄亮聲清徹

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趣

上下繁應蹠蹠
勅角勑盧罪洛**美聲將興固以**

和昶而足耽矣
適也參發並趣以指俱歷七絃參而審之也上下累應謂聲調合韻也蹠蹠初聲布散兒蹠蹠大聲只調絃既用上將奏雅曲故美聲是興故乃和通情性此足耽樂也善曰工逸蹠

曲揚白雪發清角
向曰正聲雅聲也白雪清角並弄名善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紛淋淋浪以流離渙**
善本作**淫衍而優渥**

粲弈弈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
銑曰聲長白也良善曰廣雅曰奕奕威貌王**沛騰選而競趣翕曄燁**
善

象流波浩兮湯湯鬱鬱兮我我
山鍾期聽之則曰美哉我我志在水則曰美哉湯湯故此亦狀而象之善曰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我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見

文拂未惛煩寃
向曰聲多而不散良善曰拂惛煩文**餘婆娑**
善曰曲旋而亂繫或散之聲**凌縱播逸霍**

護郭紛葩
亂之音善曰霍護盛貌魯靈光殿賦曰霍護麟亂

狀大貌蹠蹠與蹠同廣雅曰昶通也勑兩切爾乃理正聲奏妙

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

習習聲烈遐布合善本作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

善本作 泰素翰曰授付也統懼擅專軌法徐緩烈美也謂曲節將

指以成其節則應合於度懼其善名此失其專擅功業安其法則緩

初終曲餘響飄然已盡皆歸於自然也太素曰自然也洋洋習習清

雅貞善曰含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初月垂光

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翰曰高軒高堂也飛觀高樓也廣廈

也徽美芳香也善曰軒長廊之房櫺子虛賦曰翕呬翠粲張揖曰

翠粲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紉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

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縞也郭璞曰今之香纓也於是器冷善本作絃

調心閑手敏觸控如志惟意所擬濟曰器琴也敏疾

皆隨志意所為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閑初涉綠善本作水中

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向曰綠水清徵曲名唐堯

曲若涉於水中也昶通也詠歌詠也琴中所奏皆是歌詠之曲也

善曰綠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鄭門七略

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湯逸又曰堯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

之暢昶與暢同也又曰微子操微子傷勢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

鵠高飛援琴作操寬明弘潤優游踏峙善本作時字向曰雅曲弘明

不敬也善曰拊善本作絃安歌新聲代起善曰楚辭曰

踏峙踏踏踈時持字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也漢書曰李延年善歌為新變之聲

歌曰陵善本作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向曰陵上也扶搖風也憩息也瀛

要之以為仇友也善曰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列子曰勃海

之中有山曰瀛洲劉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

書曰列子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君子好仇齋沆胡澧胡兮帶朝霞眇

翩翩兮薄天游銑曰沆澧清露也將餐而飲之朝霞赤雲將

餐六氣而飲沆澧兮漱正陽而食朝霞凌陽子明經齊萬物兮

曰夏食沆澧沆澧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至也

齊萬物兮

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
良曰齊萬物謂心無是非也超然自得天性委付性命任

時去留也善曰莊子有齊物皆何楚辭曰漠靈靜以恬愉澹無為而自得鵬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已**激清響以**

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毛詩傳曰周繆猶纏綿也

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善曰引亦曲也闌亦歇也**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善曰弄賦曰擊鼓而和而怡懌洛神賦曰攘皓腕於神游

飛纖指以馳騫紛纒
蘇言詭徒以流漫
善曰騫騫走也紛亂也

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
繞也顧慕擁鬱抑按聲駐而不散

養從容秘翫
蘇言詭徒以流漫

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
善曰祿與育同

披離斐曄渙
善曰祿與育同

多負半散欲散而還聚也豐融披離聲通暢而清也斐曄渙灑聲繁盛兒善曰闔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牢落猶遼落也洞蕭賦曰

翩絲連以牢落劉歆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在獲宏澤甘泉賦曰半散照爛粲以成章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曄明

貌斐數尾切韓子鬼切風賦曰响奐粲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
向曰采采粲粲

或間聲錯糅
廣雅曰英美也

狀若詭赴雙美竝進駢馳
翼驅丘遇切濟曰糅雜詭疾駢並也言間聲錯雜狀如疾而相赴

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
併也翼疾貌

直而不倨
音據翰曰凡彈琴之初緩其聲乍似相乖曲度相調後終同為趣會也其聲雖曲而志不屈其聲直而志不倨傲也善曰左氏傳吳公子季札聞歌

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
須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

以慷慨或怨沮
慈預切善

而躊躇
銳曰其聲雖相凌而志不亂其聲雖相離而志不殊皆謂不易其志也劫掎慷慨如高志氣之聲怨沮躊躇怨而不散聲也善曰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說文曰掎偏引也墟嬌也子庶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

也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濟曰邁風輕行之聲也留聯相連聲

也扶踈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逼良曰皆聲繁急重疊從橫相連兒善曰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長笛賦曰臨思攢仄魯靈光殿賦曰

從橫駱驛拊嗟繁讚間不容息向曰拊迫自嗟累讚其美雖鼓曲

日時之反側間不容息高善曰淮南子

誘曰不容氣息促之甚也環豔奇偉殫不可識翰曰偉美

琴聲之美不可盡識善曰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

唐賦曰譎詭奇偉不可究陳善曰高濟曰舒緩也都美也洪大纖小也言聲調緩雅大小

有宜也善曰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

案衍陸離銑曰昶通也案平衍長也陸離相連兒言琴聲清和

林賦曰陰淫案衍之音衍弋善曰案衍不平貌上

戰切廣雅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

威蛇音移向日穆和也此皆和樂順序之聲也委蛇長遠或乘

險投會邀隙善本趣危良曰險空也邀入也隙穴趣向也

向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增善本作崖音

翰曰嚶聲翼疾也增長崖岸也琴有鷗鷗鴻雁之曲善曰張

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鷗鳴姑耶似鴈之音已見上文紛

文斐尾慊林繆所離纒師微風餘音靡靡猗猗

音衣良曰紛文斐尾鷗鴻文綵兒繆離纒游鴻羽毛兒微風餘音

鳥音靡靡猗猗鳥游白皆琴中聲斗似此鳥鳴而游也善曰紛文斐

尾文彩兒慊繆離纒羽毛貌或摟擿蒲歷活縹妙繚

靡靡順風貌猗猗衆盛貌或摟擿蒲歷活縹妙繚

了澈警洌輕行浮彈明嫿獲矚砌惠疾而不速

留而不滯翰曰樓揆揆持皆手撫拂絃兒縹繚洌相糾亂兒

美也言手指分明相傳雅曲好視而美之疾而不速留而不滯謂聲

調緩也善曰樓揆揆持皆手撫絃之貌劉熙孟子注曰樓牽也力

頭切縹繚洌聲相糾激之貌上林賦曰轉騰激洌說文曰縹靜好

也矚察也左氏傳吳公子札觀樂頌曰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淮南子

曰流而不滯翩絲飄邈微音迅逝向曰翩絲飄邈聲飛遠而

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向曰聲清迫而察之若

眾葩敷榮曜春風

向日聲柔順婉媚也葩花敷布也

既豐贍以多姿

又善始而令終

銑曰豐贍謂聲繁也姿貞也善始令終謂終始皆美也

善曰字書曰贍足也封禪書曰

豈不善始善終哉

嗟姣

古卯

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

濟曰姣好引大麗美也變態謂變聲也善曰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

若夫三春之初麗服

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

翰曰友生朋友也遨游嬉樂也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

三春之季孟夏之初西京賦曰麗服揚菁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毛詩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

涉蘭圃

翰曰涉行也蘭香草

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翰曰涉行也蘭香草

重基高山也翳陰也華芝蓋也言長林之蔭如蓋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楚辭曰竊賦詩之所明王逸

曰賦鋪也

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

銑曰謂臨龍之游得性而樂也卉草也善曰樂動聲儀孔子

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歸田賦曰百卉滋榮

理重華之

善曰重華舜也遺操舜操言理其遺操思其聖德也善曰重華謂舜也

遺操慨遠慕而長思

良曰重華舜也遺操舜操言理其遺操思其聖德也善曰重華謂舜也

民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之遠遂外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若乃華堂曲宴

密友近賓蘭肴兼銜百酒清醇

濟曰賓親蘭肴肴饌御椒酒淵派毛詩曰百酒思柔

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

邊讓章華臺賦曰蘭肴山竦椒酒淵派毛詩曰百酒思柔

巴人

向曰南荆西秦陵陽巴人並曲各發鼓紹繼變法也善曰南荆即荆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曰齊謳楚舞紛紛漢書

有秦倡負也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變

用雜而竝起竦眾聽而駭神

翰曰變用謂變曲用聲相雜而起竦力也駭驚也

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

銑曰料計也殊功謂殊好之曲也以

若次其曲引所宜

良曰引所宜亦曲也則廣陵

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鷄游絃

齊曰八音並也

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之琴賦曰馬融譚思必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士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

引應及傳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佗皆

類此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貪者幽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者有鴟雞曲遊絃未詳

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

躁雪煩 翰曰唱和迭遞也謂上諸曲更和而遞奏其聲至妙若自聲可以戒人心之喧洗人心之煩也 善曰高唐賦曰更唱迭和此言流行清楚窈窕之聲足以懲止躡競雪蕩煩懣也懲直陵切

下

建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

切 此承閒遙故乏亦有可觀者焉 翰曰逮及也謠俗氏五曲謂游春綠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三者曲名也一切謂權時也遙雜也言此諸曲權時以承古雅之間以難於頓乏之際亦有可觀也 善曰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傳蔡氏五曲遊春綠水坐愁秋思幽居琴操曰王襄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歌錄曰曰

崇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動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適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

名千里別鶴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遙已見上文 然非夫

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 向曰言人非曠遠之志者不能與琴為樂游也嬉樂也 非

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間 止 向曰淵深也非深靜之志不能與琴間居也止居也

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 良曰吝居善曰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 非放達也非放達

之志不能與琴無捨矣謂耽之無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

理也 良曰非至精之人不能與琴分析條理也 善曰周易曰昔

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 審也 器

和故響 逸張

急故聲清 濟曰琴之為器和雅故聲多閑說也張之謂急也 善曰蔡邕琴操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

間 閑 遼故音痺 姪 絃長故徽鳴 良曰遼遠

琴緊其絃則清緩則濁 聲開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絃長其應響清高故尤放徽聲乃鳴於

常也 善曰間遠謂絃間遠也絃張謂微間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間遠而音痺善與此同鄭之性

周禮注曰痺短也傳毅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

性

絜靜以端理合至德之和平 向曰端理猶正直也謂感於人物之情故云合至德

也和謂聲柔也平謂調中也善曰禮記曰絮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誠可

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善本作洩字幽情矣翰曰洩除也幽情

是故懷感善本作感字者聞之莫不潛

慄審力慘悽七愀七愴傷心含哀懊郁伊伊不能

自禁音今翰曰憾憂也潛慄慘悽愀愴皆悲傷之心也含哀懊伊

其康樂者聞之則歆况愉歡釋

扞舞踊溢留連瀾漫喟馬喙巨終日翰曰康安也歆愉

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具恬虛樂古弃事

遺身向曰平和者謂平常人也怡通淑美穆和玄大恬閑也遺身

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

生以之信銑曰伯夷般人不食周粟至廉也顏回孔子弟子有

梁下至信也言此廉仁忠信之士聞琴復加其道也善曰論語子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列

于諫而死莊子曰盜跖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柱而死濟曰惠施古之辯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士萬石謂石奮又

子五人各位至二千石故号萬石父子皆謹慎自達故聞琴則辯給

者益其辯給訥慎者益其訥慎謂琴以養志而進德也善曰莊子

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

石君在魯恭謹舉朝無比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凡

塗或文或質翰曰其餘不述者觸類皆是聞琴雖同感事則別

總善本作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

物蓋亦弘矣良曰總合中和謂大道也統理也言琴合於大道

善曰禮記曰樂者天地之中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金石寢

聲匏庖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嚙味銑曰金石匏竹皆寢聲屏氣王豹古之善謳歌人狄牙古之知味者今聞琴聲皆輟

止其謳喪失其味者也善曰孟子溥于疑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

下墜向曰天吳水神王喬仙人皆聞琴踊躍出於深淵披雲而下

來聽之也墜落也善曰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為水伯楚辭曰警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舞鸞岳於庭階游女飄

焉而來萃翰曰鸞鸞鳳皇也游女仙女飄焉乘虛自萃集也善曰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感天地以致和況歧巨行之

眾類濟曰歧行蟲獸也言琴能感天地以致和平況蟲獸之類子和也洞簫賦曰蟋蟀蚺虺歧行喘息垂喙蜎轉瞻嘉斯器之懿

貴銑曰懿美也茂盛也詠效文謂作賦也向曰御用也善曰懿美也傅毅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已故永御而密親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翰曰愔愔深靜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游予心以廣觀且德良質美手

遇今世兮濟曰良質琴之善質也美手人之妙手也紛綸翕響冠眾藝兮

今能盡雅琴唯至人兮翰曰康自託於琴言識音者希謂知我者少誰復重我也能盡知者

君子也至人君子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笙賦善曰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步焉濟曰河汾三水名曲沃地名匏瓠瓜之類

蔓生皆附木故其實懸垂而下善曰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匏也有柄曰縣匏可為笙也曲沃者尤善

鄒魯之珍言魯國鄒縣故云鄒魯汶水石有汶陽之孤篠小焉

言魯國鄒縣汶水之陽所珍者有美竹堪為笙管孤者言於眾竹之間獨美也篠小竹也善曰漢

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戴凱之竹譜曰篠出魯鄒甚為笙也

乃縣蔓萬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

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眾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

向曰此上者皆說匏竹生苗自雷雨露謂之浸潤靈液滋亦潤也隅山角隈山曲夷平嬉游也眾作謂王

襄洞簫馬融長笛嵇康琴賦皆述山川之勢禽獸所游於竹木之上故此略而不云也略輕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則

曰略猶簡也

設宮分羽經

徵列商淶善本作泄字之反謚密厭類焉乃揚良曰宮羽

也淶舉其指也謚靜也厭指擲之也言舉其指聲反至靜擲其

孔而聲乃發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出也厭猶捨也於頰切管

橫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冬守一以司應統

大魁以為笙翰曰管竹也攢羅謂以竹叢比於外而行列之也

聲以主相應都合於匏中乃名為笙焉善曰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言其管各守一以主相應統物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

魁匏首插定所也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善本作鳳儀以擢形銑曰

也擢起也謂本黃鍾之律以舉其韻望來儀之鳳以起其形也善

曰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為黃鍾之宮說文曰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笙十三簧象鳳之身

濟曰笙之吹比竹管學鳳皇羽翼參差插之其音亦如鳳皇之激聲也鸞鳳類故通言之厲激也善曰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三

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翺翺許岐岐良曰企立也若銜若翺翺岐岐飛

行貞言箋之形仙如此善曰景福

殿賦曰鳥企山跂翺翺岐岐飛行貌

書

若銜若

垂

翰曰味笙管也飾以明珠如口銜之

脩搆都內辟闢餘

簫外透

音威向曰脩長也搆大辟開也餘簫衆竹也言竹之最

善曰脩搆長管也辟開也餘駢田獵擺歷鮒鮐參差

善曰獵擺不齊也鮒鮐衆多不齊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

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

酒獨向隅而掩淚

濟曰謂人有初遇申泰之時終逢否約之

賤想舊之富貴雖衆滿堂而樂獨向隅掩淚而已隅角也善曰

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相子

新論雍門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說苑曰

古人於天下誓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

一堂之人皆不樂也援鳴笙而將吹先嗚沒噦以理氣

愕

五愕切善

又颯

素

而繁沸

良曰佛鬱佛惛惛聲

白颯運繁沸聲勇起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

而復肆憫

留

羅以奔邀似將放而中

匱

銑曰罔無也浪孟大聲也惆悵聲慢而怨也肆縱憫烈也檄釋

曰罔及浪孟皆失愀

七愴惻減

虺

韓

煜

熠

以汎淫汜

豔雪

燁

岌岌

魚立反翰曰愀

德藹煜燭多盛良汎淫汜豔放縱良雪燁岌岌急疾良

疾良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

急

濟曰案下

出復入

良曰皆謂

徘徊布護

渙衍

葑

龍襲舞

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

及

良曰徘徊布護聲

茸襲聲慢緩也言笙聲緩慢故舞蹈中輟聲急則撫節者不及也
善曰茸襲重貌以笙聲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
而恐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銑曰笙聲

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銑曰笙聲
曰列子秦青曰昔韓娥為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
涕相對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

翻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向曰笙翻謂笙之
也震動也簧在內故云幽簧謂簧聲逾越上筩之孔而通下管之筩
善曰翻指捻也翻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翻也周易曰震動也說文筩
斷竹也翕

應吹喻立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翰曰喻
虛及切

聲抑揚而氣勃慷慨以膠留亮顧躊躇以舒緩濟曰勃
或虛或滿也

聲也膠亮清也顧躊躇以舒緩聲慘慢而不散也
輟張女之哀彈去流廣陵之

名散詠園桃之夫夫歌棗下之纂纂祖管切銑曰張
聲哀言且輟之廣陵散曲名將派行其音園桃棗下古曲名夫夫桃
色纂纂棗花也善曰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彈然蓋古曲
未詳所起魏文帝園桃行夫夫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
古出暗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

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攢聚貌也纂與攢古字通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苑
善本作其落善本作矣化為枯枝翰曰棗之纂纂盛貌實之
宛字

曰毛詩曰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毛詩曰宛其死矣毛萇曰死死貌人生不能行樂死何
以虛謚為翰曰言人生死如此東之華茂以至枯枝若生不能

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爾乃引去飛龍鳴鷓鴣雙鴻
翔白鶴飛向曰並古曲名也引鳴皆作曲之稱也鷓鴣音言吹

來雙白鶴篇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
歡而增悲濟曰子喬仙人也言其抗故云輕舉明君曲名本懷

中吹之則增悲也善曰歌曰吟歎四曲王昭君楚妃歎亦曲名笙
妃歎楚武王吟王子喬皆古曲附荆王子喬其辭猶存夫其悽
唳麗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命子也含啍胡啍善諧
聲也嚶嚶關關並鴻聲言辛酸之聲如離鴻鳴
嗚呼其子也善曰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

雍雍喈喈皆若羣雛之從母也翰曰皆和樂之聲如鳥雛隨其母也善曰洞

簫賦曰頤頤喈以紆鬱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歌錄步出夏門

古辭歌曰鳳皇鳴郁抔活力劫悟泓宏融齋哇鳥咬鳥

鳥交嘲竹啫竹壹何察惠向曰郁抔聲屈申見劫悟聲分明見泓宏融齋聲寬

長兒哇咬嘲啫聲繁細只察明惠美也善曰郁抔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融齋聲大且長貌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說文曰

哇語聲也交淫聲也楚辭曰嘽嘽訣厲悄七切又何磬折善曰訣厲謂決

銑曰訣厲悄切聲高自磬折盡曲也善曰訣厲謂決若夫時

陽初暖臨川送離良曰時陽春時也送離謂送別也善曰

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闋日移濟曰徒徒侶也擾亂闋終

謂擾攘踈客始闌主人微疲弛始絃韞箏撤善本作

填暄屏篴音池翰曰弛廢韞箏撤去屏捨也箏亦管類填篴樂器也善曰韞箏子曰穰歲之秋踈客畢食文穎漢書

注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能半在謂之闌杜預左氏傳注曰韞藏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爾乃促中

筵攜友生向曰促近膝坐也筵席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

授甘傾縹匹瓷以酌醽音零善本作酈字銑曰解去擢

寂之情以為歡悅甘橘也縹淺碧色醽酒也甘皮黃故云披黃苞言

剥之也授取也傾碧瓷之器以酌酒也善曰舞賦曰嚴顏和而怡

擇幽情形而外揚尚書曰厥包橘柚縹綠色也瓷瓶也鄒陽酒賦曰

醽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淶鄜鄔鄉若下齊公之情

光妓儼其階善本作列雙鳳嘈曹以和鳴良曰光妓

階列言列於階也儼行兒吹笙感雙鳳而至嘈鳴也善曰光華飾也妓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岐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

曰成帝侍郎善鼓晉野悚而投琴况齊瑟與秦箏善曰

師曠晉人故云晉野言見吹笙悚懼而投弃其琴也齊國出善鼓琴人秦多善箏者言師曠尚弃其琴况其餘乎善曰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其民無不吹箏鼓瑟歌錄曰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

扶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

銑曰紫纏網羅謂包括含容也言笙極妙故能包括歌鼓含容音律之聲爛熳以放豔

鬱蓬勃以氣出向曰爛熳燐以放豔聲如光明而豔者鬱蓬勃氣出貌善曰燐燐光明貌蓬勃氣出貌

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齊曰魏文帝作燕歌行詞云秋風蕭瑟天氣涼

故曰秋風詠於燕路吹之於笙故此言之天光朝日並篇名二曲俱吹故云重也善曰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傳玄長蕭

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大不踰宮細不過

羽翰曰宮於五音為君故大不踰也羽於五音為物故細不過也善曰國語泠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鐘尚羽大不踰宮細

不過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向

大章堯樂名大夏禹樂名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導引揚起也陳宋齊楚皆有國風今皆含和混一同之善曰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

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韶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

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魚曰後殷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混一齊楚

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叙良曰言聲雖相逼者不至逼迫聲雖

不至攜離而音聲成其文章早而節度各有次序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頌曰云云矣哉邇而不逼遠而不攜節自度

守有敘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銑曰謂政有失得而

風化有醇厚有澆薄也善曰呂氏春秋樂所以移風於善器字未改而衆

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氣善本作未改而衆

濮之流已作翰曰所以移風於善者謂為雅正之聲以防其淫也所以易俗於惡者謂悻雅之聲同出於絲竹之

氣終不改易而桑間濮上之流忽已作也善曰琴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曰鄭

注曰濮水之上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

也能總善本作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

容其淫向曰簧笙中銅也研擊總合措置也言笙簧能擊擊而容其淫有清雅則笙竹又合衆清之林矣林之言多也故鄭用邪

聲之聲無所容置於此也善曰禮記曰唱和清濁遞相為經鄭玄曰清謂鞀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禮記曰鄭備之音亂世之音

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踟躕緩行兒趾足也妙聲哀音謂嘯響也善曰廣雅曰踟躕踟躕也踟躕與踟躕古字通左氏傳為啓強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神

必起向白潛轉於唇齒之間激氣衝口而出其聲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熯

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銑曰協合也謂五音合雜而起意鍾

流徵清商追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濟曰太清天也

於游雲而上於天集於長風而通萬里善曰言所感幽深有同龍

虎聖主得賢且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鶻冠子曰

上及泰清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曰謂欲

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翰曰非管絃之是

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翰

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紊烏細而

向曰觸類感物謂逐日所見則嘯而誅之因歌隨吟謂因歌於物隨

則吟之大聲則不誼細聲又不沈而清亮自可樂也洿澁也善曰

洿漫也琴道曰大聲不震詳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

而洿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

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

銑曰切要也竽笙之類也和柔和也瑟與琴通言之神謂人之神思

靈謂人之精靈此足以通而悟之也善曰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

之門禮記曰夫禮樂通乎鬼神窮收激楚之哀節北里

之奢瀛濟曰激楚楚聲哀而荒也北里紂之淫聲也此收而去

激楚清聲也史記曰紂使師涓濟洪災於炎旱反元陽於

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濟洪災於炎旱反元陽於

重陰翰曰洪大也雲雨謂之重陰也言嘯之生風風生則雲起雲

早也善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唱引去萬變曲用蕪方

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唱引去萬變曲用蕪方

和樂怡懌悲傷摧藏良曰引曲也用猶度也方比也怡懌

將絕中矯厲而慨慷 向曰矯舉厲高也謂聲幽遠似欲絕也中道又舉高而慨慷焉慨慷抑揚

意氣也善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 曰矯舉也善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也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騫而激揚也

而不傷 翰曰言將嘯之初情必思物然後為之則曲終而復不

故云不傷也善曰總 善本作八音之至和故 善本極

樂而無荒 濟曰摠合也言其至和之音雖樂而無荒

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 良曰披謂出戶也文軒鉤闌言

曰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慘

留亮 向曰喟歎也兩手相撫曰抃抗舉也言臨軒遠望喟然發歎

文 見上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 翰曰舒申肆逸也

息故曰自反也徘徊聲不散也言不散而復或冉弱而柔擾

善本作或澎 善淠 善而奔壯 濟曰冉弱和聲繞也柔擾柔

曰說文曰冉弱長貌橫鬱鳴 善本作而滔洄冽繚 了眺

上林賦曰柔撓嫚嫚而清昶 銑曰橫鬱鳴謂聲直度而繁盛滔洄謂大聲出則如

而清也善曰滔洄如水之滔漫逸氣奮涌續紛交錯列

列飈 遙必揚啾啾響作 翰曰奮起也續紛交錯繫亂交雜也

風也走 善本作胡馬之長嘶迴 善本作寒風乎北朔又

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 良曰言嘯聲似此聲也

善曰古詩曰胡馬思北風似鴻之音故能因形創聲隨事

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 佛鬱衝流參譚雲

屬 濟曰因物形以創制其聲故應於萬物無窮盡也機變也佛鬱

衝流參譚雲屬皆謂聲多而相連兒善曰淮南子曰龍舉而

若離若合將絕復續 翰曰謂聲緩則如離聲急又如飛

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

向曰飛廉風師鼓動隧風所出也虎嘯則風生中谷

謂谷中也故人嘯亦有風感得此二物相動應也善曰楚辭曰後

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苞曰

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南箕動於穹蒼清風

箕星好風故感嘯生風則星動於上天風振乎穹蒼上天也風

風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毛詩曰南有喬木散滯積而播揚流埃

謂聲因自然而氣調清雅必感天地故變陰陽之和氣移其淫風易

其穢俗也善曰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

樂用則正人和陰陽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

盤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脩竹之嬋娟

善本作蟬娟二字 翰曰景大也盤石大石也藉坐也臯蘭香草也言采臯澤之蘭藉而坐之猗靡蘭美兒脩長也嬋娟竹美兒言此處

將復為肅下文是也 善曰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蕩口也乃楚辭曰臯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嬋娟之脩竹

吟詠而發散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

悱憤奮久結之纏絲

結纏絲謂久憂相纏絲也 善曰駱驛不絕貌舒申蓄積也悱憤心憂也奮起也久論語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纏綿已見上注

志離俗而飄然

善曰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象淮南子曰單豹背世 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

音匏濟曰假借象法也借象比於嘯也金

若簫磬礪 震隱訇 磕 礪 嘈

謂嘯之衆聲繁奏也 笳簫皆管器 向 發徵則隆冬熙蒸騁

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

鳴條

翰曰熙美也徵夏音也故冬發此聲感炎蒸至羽冬音也夏此聲感嚴霜至商秋音也春動此聲則秋霖降角春音也

秋奏此聲感温風鳴條也谷風則春風也皆音律至妙感應有如此者善曰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愜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至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喜蒸也聲類曰喜熙字

音韻善本作均字 **不恒曲**善本無恒字有二曲字 **無定制**善曰均古韻字也

不滯向曰遲速有度 **隨口** **吻而發揚** **假芳氣而遠逝**

齊曰吻脣也假借芳美逝往也言音要妙而派響聲激囉

而清厲銳曰激濯疾貌也 **信自然之極麗美**去良殊

尤而純善本作絕字 **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

翰曰麗美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美歎詞也尤勝純厚也歎其殊勝以取衆樂可今純厚之風韶舜樂也夏禹樂也咸池堯樂也

于時 **絲駒結舌** **而零精** **王豹杜口** **而失色** **虞**

公輟聲 **而止歌** **甯子斂**善本作檢字 **手而歎息**良曰絲駒

並古之善歌人比之於嘯此皆結舌而不言喪其精神閉口上聲甯子甯戚斂牛擊角而歌聞嘯之妙亦斂手歎息不復歌也杜明膠止也善曰絲駒王豹已見上文鄧析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零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關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趨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

鍾期 **弄琴** **而改聽** **尼**

父忘味 **而不食**向曰鍾期聽琴至妙今乃弄琴而改聽於嘯也尼父孔子也孔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

百獸率舞肉味美其雅聲比之清嘯孔子聞之故亦當忘味而百獸率舞不食也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而抃足 **鳳皇來儀** **而拊** **翼** **乃知長嘯之奇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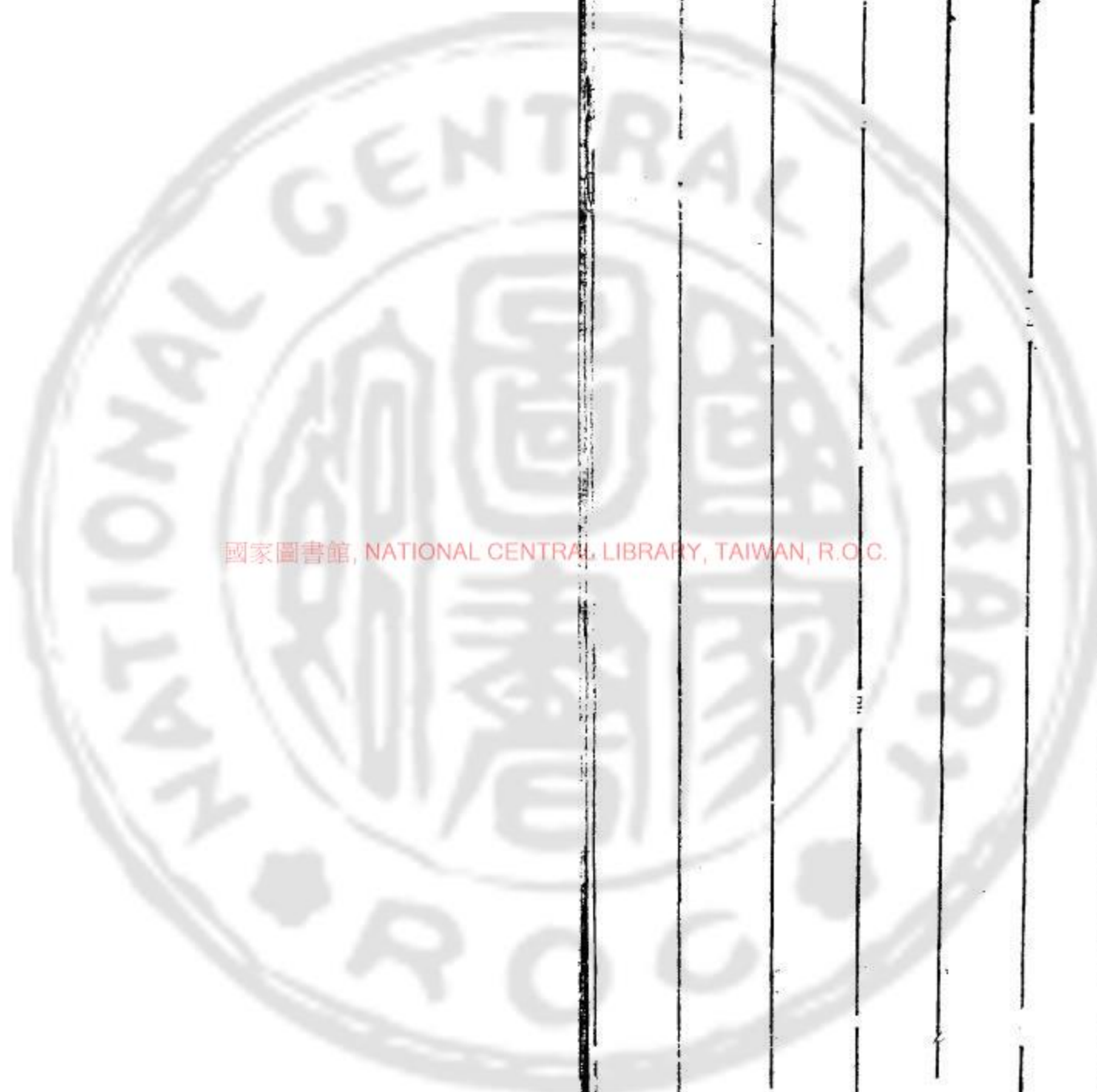
蓋亦音聲之至極翰曰音律至妙遂感百獸相率而舞鳳皇美其光儀而拊弄羽翼足以足相拊也

美其光儀而拊弄羽翼足以足相拊也

美其光儀而拊弄羽翼足以足相拊也

至極謂極妙也 善曰尚書虞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六家文選卷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賦

情

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滌也於是居於癸也

高唐賦一首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

善本有於字

雲夢之臺望高唐

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悲

今直上忽兮改容須

臆之間變化無窮

濟曰言回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

舉良言雲之高舉變轉容色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數也
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爾雅曰悴者屢屢注謂山峯頭巉岬然
言雲氣形似於山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
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
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善曰襄陽者舊

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
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
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善曰薦

親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岨阻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南郡巫縣阻險也旦為朝雲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音戶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

雲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

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暎隊今若松栢音時翰曰栢茂盛如松栢也善曰其少進也晰折今若姣姣姬揚袂

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桀今若駕駟馬建羽旗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偈挺舉也言雲之勢色變化如此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韓詩曰偈桀佺也偈竭切疾驅兒周禮云析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湫子

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濟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善曰湫兮涼良詩曰風雨淒淒郭璞爾雅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爾雅曰濟謂之霽王

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也善本無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

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廣遠可

為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也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聞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乎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然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尔是也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繁翰曰儔匹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善曰言

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盛自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抵音池善本之稽音畜水翰曰登高下望臨大陵稽水之上

百谷之俱集渟音普洶洶音許拱其無聲兮潰音胡淡淡而竝入善曰百谷者眾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渟水暴至聲

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也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切平滿良滂洋洋而四施兮翦音孔湛湛而不弗善本作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

孤畝銑曰麗著畝隴也言風起吹波如孤隴之勢似著於山善曰翦翦然聚兒湛湛深良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曰麗著也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勢

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擊波濤自相迫隘交

引而却會善曰言水之勢既薄岸而却相會粹音慈中怒而恃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良曰碣石海畔山半在水中言此水波濤

粹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碣石山名也已見上注礫音歷硯音硯而相摩兮熠音音震天之磔音磔

天言聲大也善曰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礫礫眾石兒嶸聲也字林曰磔大聲也巨石

溺溺之澆音仕成澆音仕兮沫音未潼潼音同而高厲音向也善曰巨石大石

也善曰巨石大石水澹澹音澹而般音本紆兮洪波遙遙之溶

漚音曳銑曰水之回屈緩派之兒善曰說文曰漚漚音水漚也紆回也漚漚去遠兒漚漚猶蕩動也奔揚踊

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善曰說文曰霈霈音蓋切漚曰水相擊踊波如

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而猛獸驚而

跳條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穢鷓鴣鷹鷄飛揚伏竄善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竄

說文曰鷓鴣鷓鳥也與照切股戰脅息安敢妄執善曰執執也言獸股戰鳥

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銑曰水族驚出

於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水比暖言魚鼈游焉龜鼉鱣

連鮪美交積縱橫皇振鱗奮翼倭倭危於蜿蜿於

中阪遙望銑曰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阪之上善曰謂張其

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士林鬱盛葩葉善

作華覆蓋雙椅於奇垂房料渠幽切善枝還會濟曰雙椅

實也料枝交枝也善曰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

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相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

椅實也還會交相也徙靡澹濼淡隨波間上藹愛東

西施翼椅音柅女倚切善豐霈善曰徙靡言枝往來靡

動如羽翼之布椅柅柔弱兒豐霈言多也善曰徙靡言枝往來靡

靡然澹淡水波水紋也藹藹者言木蔭水波間藹然也東西施翼者

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南西南北可知其綠葉紫裹去朱

莖白蒂音帝翰曰裹實皮也蒂花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清濁相和五變四會籟音賴向曰纖細也風吹細條似竽

者小大也五變五音之變轉也四會謂四方之聲與之相會合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

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翰曰音聲感傷人之

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兒 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之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

鼻辛酸淚 欲出也 **長吏墮** 許規切善 **官賢人** 善本作士字 **矢志** 向曰長吏賢士聞此

聲皆廢官而失其本志 善曰尚書曰股肱 **愁思無已歎息**

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素醉切良曰瘁病也 善曰登

至觀也 **盤岸嶺** 在 **岠** 官 **振陳磴磴** 五哀切銳曰盤盤繞其

峻大兒振陳謂陳列於其傍 善曰王逸楚詞注曰嶺 **盤石險**

岠山銳負振當作振字音振振整也陳列也磴磴高兒 **峻傾崎** 其 **崖隤** 回 **巖嶇** 驅 **參差縱橫相追** 濟曰皆

秀兒 善曰廣雅曰隤壞也 **取子** 善本作牙 **橫梧** 去善本 **背**

說文曰墜下也勢如相追 **穴偃蹠** 音隹良曰陬山角也梧逆穴深蹠經也言山角橫逆臨危

之形背穴偃蹠如有所踏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蹠也梧逆 **交加**

繁積重疊增益狀似砥 **柱在巫山之下仰視**

山巔肅何芊芊 善本作千字 **炫** 縣 **耀** 羊 **虹蜺** 翰曰言山峻險

山名芊芊山色也言山色可以照耀虹蜺也 善曰交加者言石相

交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嶺岠嶇上重益其高砥柱山名在水

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俗望 **俯視崢**

山谷千千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耀其上 **嶸** 善本作嶸 **窈冥** 善曰廣雅曰嶸嶸深直自窈窈空

嶸字 **窈冥** 交 **窈冥** 善曰廣雅曰嶸嶸深直自窈窈空

窈冥 **不見其底虛聞松聲** 向曰言谷之深遠不見底但聞松

聲 **傾岸洋洋立而能經** 銑曰洋洋流聲岸傾水急觀者恐

立其身僂佝 善曰言岸既將傾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濟曰

水流又迂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 **悠悠忽忽怛悵**

自失 善曰悠悠遠貌忽忽迷兒言人神悠悠然遠 **使人心動**

無故自恐賁 奔 **育之斷不能為勇** 良曰賁謂孟賁育

對此皆懼不能為其勇斷善曰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卒

若生於神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驚怪不知從

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

地蓋底止平箕踵漫莫衍以芳草羅生向曰異物

盡陳說也銑曰山之形如鐵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

善曰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

狹似箕衍平貞言山勢如箕之踵也秋蘭芷善本作蕙江薜善本載菁音

青荃七射夜干揭起車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善

則也射于江東為烏蓮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薄草靡靡聯延天六越香掩

掩良曰薄草叢也天大美白越香謂香氣遷越掩掩香氣自善

也掩同也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良曰雀鳥之通

先言其聲也善曰雀鳥之通王睢鸝黃正冥楚鳩姊

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皆當年遨游翰曰皆

喈喈聲也遨遊戲也善曰王睢鸝黃已見上方言曰或謂鸝黃為

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啁啾爾雅曰雉周郭璞曰子雉鳥出蜀中或

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雉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比

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思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

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向曰言

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有方之士羨門

和與派水合度善曰赴曲者鳥之哀鳴有有方之士羨門

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也

高谿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上

成鬱林公樂聚穀銑曰皆古之名術士善曰蓋亦方士

公共也人共在山上作進純犧禱琬室濟曰純犧謂純色犧牲

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也禱祈神也琬室以玉

飾室也善曰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安國

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瓊宮琬室高誘曰琬宮以玉飾

神女賦

并序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也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王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銑曰晡夕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也善曰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思所喜忽然喜悅目色眇眇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善曰如有可寄識也罔憂也捕覽也見神女也王善本作玉字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

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善本作贊字濟曰瓌美之態不可盡舉而讚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善曰韓詩曰東方

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善曰毛詩曰月出皎

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燁乎如花温乎

如瑩榮良曰瑩玉也言神女之貞光色如華温潤如玉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逸論語曰如王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為明切聲盛良五色竝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

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翰曰綺績羅繡也言衣服盛多

文彩也善曰馳施也綺五色也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

衣被袿圭裳穠不短纖不長向曰袿婦人上服穠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善曰

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說文曰襍衣厚兒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

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嬌唾被服佻他薄裝銑曰裔裔行兒

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也嬌美俊宜也善曰裔裔行良婉美良方言曰嬌美也說文曰佼好也與婉同又佼可也言薄裝正相

可甚沐蘭澤舍善本作舍字若芳性和適宜侍旁善曰宜侍王

調心腸濟曰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王

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妖善本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良曰渥

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善曰鄣善曰鄣善曰鄣善曰

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毛嬙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比

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

者克尚翰曰既妖美又有姿望骨法殊異正合侍君也孰誰也言

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踈不可盡

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我我何可極言貌

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向曰莊敬姝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玉

其精朗兮瞭了多美而可觀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

眉聯娟似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濟曰聯始微曲

素質幹之醲龍女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媚居

嬈獲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良曰嬈閑嬈靜也言習

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

兮拂墀聲之珊珊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自寬也

善曰珊珊聲也翼放縱自寬也

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穀
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

瀾向曰流波目視貞言如流水欲為波瀾善曰奮長袖以

正衽而兮立躑躅而不安銳曰言奮去長袖以正衣衽也

澹清靜其情一慝本一作慝字兮性沈詳而

不煩濟曰慝閑雅也言澹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亂也善曰澹

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愿善曰說

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善曰原本

而請御兮願

盡盡善本作之惓惓音權良曰惓惓也惓惓盡心貞懷貞亮

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翰曰卒終也終與陳嘉辭

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

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瑩瑩善本作以

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平頽并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向曰亨通也言神雖許

於是揺珮飾

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翰曰言神女

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

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音狩向曰首向也言將去未行之間

目略眇精采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

意離未絕神心怖覆副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

廣雅曰首向也

十無子者為傳

顏命女師女傅將歸也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

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

十無子者為傳

假須臾神女稱遽

銑曰訖究皆盡也遽急也善曰目略輕看精神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

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湏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

徊腸傷氣顛倒失據

闇

上

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

垂涕求之至曙

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闇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未

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據依也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并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

善本無襄字

王短宋玉曰

良曰登徒姓也

子美稱也短謂言其罪闕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稱戰國策曰孟常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

色

翰曰言王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善曰閑靜也麗美也微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也

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

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

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

亦有說乎善曰遺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王曰天

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

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善本無臣字東家之子

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

白施朱則太赤眉以翠羽肌如白雪

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膚之

白如雪也善曰莊子曰顰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白雪

靨如東素齒如含貝

銑曰

素白貝玉也善曰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

下蔡

濟曰嫣然自陽城下蔡楚之二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故以為喻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然自陽城下蔡二縣名

蓋楚之貴介公子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善曰字林曰窺傾頭也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

力耳齟善牛脣歷齒良曰齟脣謂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疎也

旁行蝮文曰齟齬張口見又疥且痔善曰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癩病也說

有五子王孰善本作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

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

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

如彼矣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之也大夫言玉稱此自謂守德不

如彼矣如此善曰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

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

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

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銑曰九土九州也

出咸陽熙邯寒鄆丹從容鄭衛溱

洧于美之間濟曰熙猶嬉游也溱洧二水名其中鄭人游觀之

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鷦倉鷦庚喈

羣女出桑良曰鷦鷦鳥名喈喈鳥聲言羣女出游於桑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

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音墟向曰大夫自稱觀麗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

衣袖欲與同歸也祛袖也善曰毛詩曰遵大路兮攬執子之祛兮

稱此詩者此本鄭

贈以芳花辭甚妙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

詩枝稱以感動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為辭甚妙於是處子怳往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跡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

視流眇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守禮不來情意已密而形體跡也善曰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復稱詩曰寤

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侯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

不如無生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絜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

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

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故足稱也於是楚王

稱善宋玉遂不退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已執義守禮終不差失如此故足稱於王也善曰微

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

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也

洛神賦并序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必妃宓義氏之女溺洛水為神

曹子建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死謚曰陳思王洛神謂溺於洛水為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

之神名曰宓妃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感宋玉

對楚王說善本無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

從京師善本言歸東藩善曰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

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然京師謂維

陽東藩即鄆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背伊闕越轅還轅表經通谷陵

景山善曰史記吳越曰桀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曰在緱氏東南也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然京師謂維

陽東藩即鄆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背伊闕越轅還轅表經通谷陵

景山善曰史記吳越曰桀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曰在緱氏東南也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維陽宮然京師謂維

陽東藩即鄆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銑曰京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背伊闕越轅還轅表經通谷陵

景山善曰史記吳越曰桀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曰在緱氏東南也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濟曰背違也伊
關龍門山越踰也輟轅坂名景山山名經謂涉歷也

日既西
傾車殆馬煩爾迺五目稅駕平衡胡臯秣駟乎

芝田善曰蕪杜蘅也臯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有神芝十州記曰

稅舍也蕪臯香草之澤也良曰殆危頽疲也馬疲故車殆也

秣駟飼馬也芝田地名也容與乎場五臣林流眄乎洛

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善曰楊林地名生多楊因

有所悅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

于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

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五目豔也善曰未察猶未的

曰彼何人斯向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

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

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翔

翩翩然若鴻雁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昇向曰神女之體翩翩如

驚鴻婉媚如遊龍也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善曰朱穆鬱金賦曰比光

銑曰秋菊春松其盛而神女榮茂過之髮髻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

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善

正歷曰太陽日也濟曰言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

波穠纖得中善本作脩短合度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

然如蓮花出淥波也翰曰穠肥肩若削成膏如約善本作

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善曰魏都賦曰擬華山之削成劉

子好色賦曰膏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曰小膏秀項若鮮卑

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

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成也約束素白也芳澤無加鈿華不

頸亦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之也

御善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鈿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銑曰芳澤

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鈿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銑曰芳澤

香油鈿華粉也言不施於首面也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雲髻我我脩眉聯娟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

聯娟以蛾揚我我高如雲也脩長曲而細也濟曰雲丹脣外朗善曰神女賦曰

皓齒內鮮明眸善睐善曰神女賦曰靨於輔承權善曰神女賦曰

姿豔逸儀靜體閑善曰神女賦曰體閑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

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善曰神女賦曰

骨像應圖善曰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

披羅衣之璀璨兮珥二瑤碧之華琚善曰神女賦曰

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微幽蘭之芳藹兮善曰芳藹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

倚采旄右蔭桂旗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

於神澣善曰毛詩曰今采湍瀨之玄芝善曰毛詩曰

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善曰毛詩曰

玉佩而要平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

冠綴明珠於上以光耀其首也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善曰繁

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

以徐步劉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者竹孚

俞也向曰遠游履名文謂文飾也霧綃薄縑也裾裙裾也

微幽蘭之芳藹兮善曰芳藹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

倚采旄右蔭桂旗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

於神澣善曰毛詩曰今采湍瀨之玄芝善曰毛詩曰

抗瓊瑋帝徒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善曰要屈也

習德諱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為信指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瓊玉也潛淵謂所居也向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水居曰潛

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善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亦即云矣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情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又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太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

疑者稱狐疑銑曰靈神也言我持誠於神恐此神誑我也鄭交甫同善注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收和顏而

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

五臣善曰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作彷徨也東阿所謂洛靈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

良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

二若將飛而未翔善曰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望

而流芳善曰椒塗蘅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向曰椒塗以椒泥飾道也薄聚生也言神步踐以流芳也

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還

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

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

之無匹善本有兮字詠牽牛之獨處善曰厲急也雜還眾貌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

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湖之間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比

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

銑曰眾靈眾神也雜還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

英游女漢水神也皆攜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其織女相隔故云獨處此惣無伉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揚輕桂圭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

飄忽若神陵五臣作凌波微步羅韞武月生塵善曰陵波而韞生塵言神人異

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惣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向曰桂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鳧鳥之飛也微步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動無常則

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

玉顏善曰神女賦曰苞温潤之玉顏良曰含辭未吐氣若

幽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是也翰翰華容姁鳥可娜

奴可令我忘餐善曰張衡七辯曰蝓蟻之領姁娜宜顧杜篤澳祝曰懷季女使不殮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

於是屏併翳收風川后靜波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

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結洛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也說以非之川后河伯

也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淮南子曰馬夷服夷石而水仙向曰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言使收靜其風

波也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善曰馮夷已見上句禮記曰女媧塤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時諸侯騰文魚以警

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者使之擊鼓唱歌

乘鳴玉鸞以偕逝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失賴又曰將騰駕兮六龍儼其

齊首載雲車之容裔善曰春秋命曆序曰有神人右耳倉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

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馭龍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也容裔行貌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

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

音郎 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擘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 良曰神動唇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深怨此盛年不得與君

相當因舉袖掩涕淚浪浪然流於衣襟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

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五臣本無兮字獻江南之明璫

善曰良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效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 銑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各往異鄉空此微情不足效愛故脫明

璫獻之璫耳珠也 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

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

濟曰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不見所舍止悵然暗冥隱其光彩於是背下陵高足往

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善本作怨字 善曰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傳毅七激曰無物

可樂顧望懷愁 良曰疋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焉冀靈體之復形御輕

舟而上沂素善本 作愬字浮長川而忘反思絲絲而增

慕夜耿耿而不寐露繁霜而至曙善曰溯逆流向上也絲絲密意也毛

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之 翰曰靈體神也形見也言冀望此神復見浮舟上水以候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露霜不寐而至明也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駢轡以抗策

悵盤桓而不能去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 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四言并序 善曰補亡詩序曰哲與同業疇人肆脩御飲之禮然所詠之

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翰曰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陽平人也 賈謐請為著作作堂覽周成王詩有其義

亡其辭惜其不備 故作辭而補之

南陔古孝子相戎以養也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陔

隴也 向曰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也循彼南陔言採其蘭善曰言蘭芬芳

以之故已循咳以采之喻已當曰身盡心以養也
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也
眷戀庭闈心不

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
善曰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居

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
游無度濟曰彼居之子謂未仕之兄弟也
馨爾夕膳絜爾

晨餐
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也良循彼南陔厥草油油

善曰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
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翰曰厥其

也油油喻柔順也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

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
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為承順

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羞有滋味者向曰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
凌波赴

汨筆噬
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汨深也噬啣捕執魴鯉美魚名

嗷嗷
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汨深也噬啣捕執魴鯉美魚名

林鳥受哺于子
善曰爾雅曰純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濟曰嗷嗷聲也言鳥鳥之微亦聲鳴受哺於子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不文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

昂增爾虔以介丕祉
翰曰昂勉虔敬介助不天祉福也言勉增

爾敬以助大福善注同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銑曰白華美廉恥也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已如白華善曰言孝子養

父母常自絜如白華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濟曰萼承花也喻孝子事父母絜白如朱萼承白花於幽薄之中而鮮絜

也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眾雜方於華萼自然

鮮絜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良曰粲粲爽悟貌門子謂嫡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勵也

善曰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嫡子將代父當門者也毛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恪也匪非也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

白華絳趺在陵

之陬子溝向曰絳赤色也跌花足也陬陵角也善曰善曰蒨蒨于

士子涅而不渝銑曰情情鮮明自涅淙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淙不變也善曰情情鮮明之兒論語子曰

不淄渝變也善曰情情鮮明之兒論語子曰竭誠盡敬也言盡其誠敬勉勉忘

其勉勞善注同白華立足在立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良曰堂堂出眾兒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善曰論語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梁鴻安丘嚴平頌曰

典營無欲澹爾淵清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良曰作法點汗也言鮮繁

楚辭注曰點汗也點與玷同古字皆通用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向曰華黍美時和歲豐也善曰子夏序曰華黍廢則蓄

積缺矣積缺矣

黜黜徒重雲習習善本作和風銑曰黜黜黑兒習習風和

黜黑兒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貞揖與習同黍華法益頌麥秀丘中濟曰

立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善曰毛詩曰黍稷靡田不

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靡田不

播九穀斯豐良曰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稔也

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稷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奕奕玄霄濛濛甘雷

黍發稠華禾善本作挺其秀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雷雨也稠

箋曰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兒也凡水下派曰雷廣雅曰稠稠也直留切穉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靡

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

稼參參今其穡向曰芒芒寬廣兒參參長盛兒善曰

計我王委充我民食銑曰委積也言為王之穡積以充人

必有三年之委尚善曰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王燭陽明顯猷翼翼濟曰四時和謂之

道明盛善曰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廣雅曰翼翼明兒猷道也言王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庚道也言萬物由道而不失

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

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翰曰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
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

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
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安也

蠢蠢庶類王亦柔之

向曰蠢蠢
衆多也言

無物之類王者以道安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

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

道

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干

善本作
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

銑曰言王
從道而化

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之風也
善曰萬物
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草魚

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
四時八風並已見上

織阿案畧星躔

直連切善
本作變字其變本

作躔字

翰曰織阿月御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畧次不失常
也善曰淮南子曰織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畧呂氏春秋

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
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五緯

善曰作
不愆

善本作
六

氣無易

良曰五緯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六氣謂陰陽
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

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庶左氏傳醫和謂
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

愔我王紹文之跡

此詩以繼文王之迹也
善曰左氏傳右

尹革曰祈昭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兒我王成王
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迹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向曰美萬物生於高丘皆得極
其高大善曰萬物生長於高

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
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

愛植物斯高動類斯大
銑曰

藹藹茂盛兒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
各得所宜而高大善曰藹藹茂盛兒

周風既洽王猷允

泰

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王猷允塞
上下善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

迴洪覆

翰曰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延迴大兒
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貞地道曰方

何類不煩

善本作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

善本
作人永

其壽

翰曰言生類茂盛各盡性命之壽
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書公孫引對策曰故

形和則無疾無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

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

疾則不天也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茫茫九土

道大物極則長

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大傷

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乾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老子曰終天年而不至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天言無天折之道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濟曰言萬物各得其理儀

道得其所儀也毛詩傳曰儀宜也答頌篇曰宜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

良曰君子敬其容儀以從道禮云率性之謂道

郭璞曰容儀謹敬也

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

鳥萃于

善本林 翰曰后辟皆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

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

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

向曰遠賓皆寫其誠信明王盡

心撫之時既和矣何所思慮何所脩理也

善曰賓謂羣臣也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

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向曰言文化和內武功及外而遠也輯和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一首

五言善曰陳郡謝錄曰立字幼

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符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

德詩序曰大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

謝靈運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

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述其祖謝安謝立

之德後為有司所糾徙廣州有詔斬於廣州市

善曰為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

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

罰詔於廣

州弃市

報復十九卷

逢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濟曰逢人賢逢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

之高屬及於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已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已也天雲言高也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

兼

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纓纏 善曰纓繞也垢滓也氛

氣也謂世事皆惡不相纓繞不離塵霧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段生藩魏國展

季救魯人

翰曰段干木不仕為魏國蕃屏展季柳下惠也既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也 善曰段生干木

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遂謚曰惠

弦高犒晉師仲

連却秦軍

向曰鄭商人弦高驅牛將鬻於周遇秦師襲鄭因矯鄭伯之命以牛犒諸秦軍秦軍以為有備遂退此文云犒晉師謝生之誤也魏王使將軍辛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責而歸之秦將聞之而退 善曰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

起再拜請出秦將 臨組乍不綵

薛 對珪寧肯分

綵曰組

也言魯仲連有功趙將封之不肯受其珪綵也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綵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縲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

其不肯分珪也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及物而不受

賞勵勉也能勉其志故絕人也 善曰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言勉其志不與眾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勸勉也

若若

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

綸

良曰若若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 善曰明哲謂祖也清塵已見懷舊賦經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翰曰康安屯難也

綸見南都賦

王羲之隱於會稽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為將軍破符堅故云安世屯也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

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向曰謂敗

服周易曰屯難也

晉王能盛於國人也 善曰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氏

中原昔喪亂，豈解已。

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止也。善曰：晉中興書曰：

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愍帝沒於平陽。

崩騰永嘉末。

逼迫太元始。

濟曰：永嘉太元並西晉年号。崩騰，破壞克逼。迫，言年號永嘉、太元。善曰：王隱《晉書》曰：懷愍帝即位，即位年號太元。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

子地。平鄙切。良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間也。遷於江間，迫促狹小，屋

有毀敗也。圯，毀也。善曰：河外已見西征賦。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已見魏都賦。毛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

萬邦咸振懼，橫流賴

君子。

翰曰：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善曰：懼，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

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

向曰：拯，濟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勝暴靜亂資神妙之理也。善曰：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曹植

秦趙欣來蘇燕魏遲。

文軌。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

既關聰鏡神理。

善曰：秦趙燕魏四國言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善曰：既關聰鏡神理，已見恨賦。

賢相謝世運遠圖。

尚書曰：後子后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賢相謝世運遠圖。

因事止。

濟曰：賢相即太傅謝安也。謝世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善曰：賢相即太傅也。止居，則注

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曰：上預國家累世勛勞遠圖之功。

高揖七

州外拂衣五湖裏。

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

善曰：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則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也。五湖已見江賦。

隨山疏

濬潭傍巖藝枌梓。

翰曰：疏，鑿濬潭深藝種也。枌，榆梓木名。善曰：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中高栖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楚人謂深水為潭。是捨塵物也。貞，正觀見也。言如此正見丘壑之美。善曰：貞，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善曰：勸者進善之稱。

諷諫詩。

善本無。

一首。

并序。四言。

韋孟。

銑曰：漢書曰：韋孟，彭城人也。為楚元王傅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本

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傳善本作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

導道作詩諷諫善本有曰字濟曰元王高祖少弟也薨二郢

無益號 言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

氏傳曰在商為豕韋氏杜預曰 肅衣朱黻四牡龍旂

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 善曰黻衣已見上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

尺長三尺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

翼又曰龍 旂承祀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得專征伐撫寧遠方 善

曰毛詩曰彤弓 勳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

惟光 國也言更至於此其功光大 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

韋為商伯言豕韋與大彭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 濟曰言歷

王報聽譖寔絕我邦 良曰報王周末之

我豕韋之後應劭曰王叔周末王聽讒受 我邦既絕厥政斯

逸 翰曰逸放也言絕我國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應劭曰自絕

謂之放瓚 賞罰之行非由 善本作 王室 向曰言賞罰自諸

與由古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銑曰尹正也言眾正羣后無有

允諾又曰肆觀羣后尹 五服崩離宗周以諐 濟曰五服甸侯

崩壞離散周之宗社從此而墜 善曰五服謂甸服侯服

微遷于彭城 良曰從此微弱始遷居彭城 在予小子勤唉

呼厥生 翰曰予小子孟子稱也唉歎也勤歎其生 隄 善本作

來 秦末 會 廬 耜 似 斯耕 向曰因隄於秦家慢 悠悠嫚

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銑曰天不安秦於

烏 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濟曰漢

所往必來萬國所以乎也善曰言漢乃命厥弟建侯于楚

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謂立為侯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

恭儉靜一翰曰俾使也小臣韋孟也矜矜戒慎也言元王戒慎惠此黎人善本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

烈於善本作後向曰言能惠愛眾庶納用輔佐之言漸代沒也乃及夷王剋奉厥緒善本作咨命

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銑曰惟王謂王

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濟曰言王

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俞所弘匪德所親匪俊

唯囿是恢唯諛是信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

下臣追欲樂善本作逸翰曰喻喻目始見諤諤中正貞黃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

子臨照下土濟曰穆穆明王也下土猶天下之士穆穆天

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卧以美善穆穆天

兵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乎

靜守一道也

位且三十年漸世沒

能奉其緒然命不長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士也

守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

然遠也媮與愉同樂也人失稼穡以困乏而王反以為樂也

非賢德美後但恢大苑囿而信諛諛諛

也如淳曰喻喻目媚貞史記曰不如周合之

切諤諤正直見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

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

則曰下臣

乃顯祖

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善本作茲

曰言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近

於此也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漢

威以致危殆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

彌彌其逸岌岌其國翰曰曷何也彌彌稍益也岌岌危也

事而嗣位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善曰王不思之不自視已之

斲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彌猶稍也罪過滋其岌岌

之意致冰匪霜致隆匪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向

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事應劭曰易曰履霜

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隆無不先

由驕慢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

王於土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思黃髮秦穆善本以霸銑曰能與國救顛危者誰肯遠遠

所以成霸業也善曰言欲興其邦國救其顛危誰能徂年其逮者荀於赫君子庶顯于後翰曰逮及

遠於悔過乎尚書秦穆公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也歲月其

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於老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

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耆

老壽也歎美昔之君子能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

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近胡不時鑒向曰我王不覽此美不近

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勵志詩一首四言

張茂先銑曰勵勉也謂

勉志以修德業大儀幹烏運天迴地游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使

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立曰極中之道

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

有西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

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

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相次循

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光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星火既夕

還范子曰度如環照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忽焉素秋善曰星

翰曰星火星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涼

風振落熠入以燿宵流其一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

已見上熠燿吉士思秋寔感物化銑曰吉士至秋而哀思是感物遷化也

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日歟善本作與字下

同月歟荏苒代謝荏苒濟曰夏盡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漸進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

謝也善曰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踏馳顏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逝者如斯曾

無日夜向曰逝往也言性命之往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

舍其二翰曰何寧自舍止不修德業也善曰言逝川仁道不

遐德輻由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向曰輻輕鮮

仁德之道其求不遠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賢人少能舉之善曰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輻如毛人鮮克舉

大猷玄漠將抽厥緒端緒善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

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先人

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善

作民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我為高大

之規矩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盤善本作于游居多暇

良曰言有淑美之姿放心盤游居有閑暇不修道業如彼梓

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卓終負素質其四翰曰梓

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制終不成器也丹漆喻人學養由矯矢

獸號乎于林蒲蘆縈繳神感飛禽向曰楚王游於林

中命養由射之矯矢後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射也蒲且

射雙鳧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善曰養由已

見幽通賦蒲蘆舊說云即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汲冢書

未伎之善曰物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其五銑曰未伎謂

心尚感如此况窮精樂道豈有幽深而不通焉善曰物

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華軌道德

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濟曰言清其思慮

體其質素以文德飾其身也彪文也 善曰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蹈蕩而不失其充荅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 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蔗苗莖古致功必彪文貌

有豐躬 其六良曰蔗草莖莖苗也言農夫勤耘草莖苗則躬豐喻學者勤於道德亦致光大 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祈午曰譬如農夫是蔗是莖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蔗粒也莖苗為莖 **水積成川截潤**

載清土積成山歆 許喬蒸鬱冥 翰曰川山皆水土生波濤起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歆蒸雲霧氣自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種善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榘榘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

以隆德聲 其七向曰言山川不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光大以崇德聲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土不歇學故能成其聖 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素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 **高以下**

基洪由纖起 銑曰言從小至大 善曰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川廣其**

源成人在始 濟曰川之廣大在於眾源人之成德在於自字 善曰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立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也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在索上微以著乃物之理 良曰積微以至於著是物之通始 大積微 經 墨 牽之長實索 去 千里 其八翰曰經索也以御者著 馬 善曰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經牽長故經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齒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經牽長也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 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向 雖有谷負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言能復於禮教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己 善曰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若金受礪若**

泥在鈞 銑曰金受磨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瓦輪者 善曰大戴禮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是 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征 賦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 **進德脩業暉光日新** 濟曰進

之是 一七卷 十九

則日新之道善曰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 隰習 朋仰慕予

亦何人其九良曰隰朋齊大夫猶慕管仲之德言我何人而不慕

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則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

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良同善注

六家文選卷第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封野城侯

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蕃刻肌刻骨

向曰釁罪也蕃郵城也刻肌刻

骨深自誠也善曰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

而寢 鏡曰戾惡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善曰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 離 **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

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濟曰罹罹相視遄速也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憎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淫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

形影相弔五情愧赧 女簡切良曰弔雅曰遄速也市專切 **以罪**

弃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 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欲以罪弃生則違此義

忍垢 苟 **苟全則犯詩人胡**

顏之譏 向曰胡何也言何顏居代也若忍穢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善曰即上胡不

伏惟陛下 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德象天地恩隆父母 鏡曰德象天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善曰應劭曰階外堂之階王者必有

帝德厚侔天地尚書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濟曰春風養物也時雨潤物也

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善曰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諫曰化作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言不私一物

者鳴鳩之仁也 翰曰鳴鳩之鳥育七子朝從上向下暮從下

舍罪責功者明君 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

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耆 苟 **永無執珪之望** 向曰先許蕃王朝故云絕朝者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

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凡稱陛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

曰天子作民父母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也時雨潤物也

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善曰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諫曰化作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

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 良曰慶雲瑞雲也言不私一物

者鳴鳩之仁也 翰曰鳴鳩之鳥育七子朝從上向下暮從下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舍罪責功者明君 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

不察乎左氏傳曰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分謂甘慝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者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銑曰不圖不意也猥曲也言不意聖詔曲垂齒召至止仕之曰馳心於輦轂之下不敢指斥故託輦轂以言之善曰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中

僻處西館未奉闕庭善曰東京賦曰闕庭神麗**踴躍之懷瞻望反側**善曰毛詩曰踴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展轉反側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并獻詩二首**善本係篇字

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巨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齊曰貴呈露其情善曰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是子故云明考善曰毛詩曰於

受命于天寧濟四方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如羊切向曰朱旗漢旗操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

化滂流荒服來王銑曰言玄遠之化滂沱而流荒遠之服皆來歸化善曰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

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濟曰超越躬周與唐堯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善曰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我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萬國善曰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

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魏受禪已見萬邦既化率由舊

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翰曰言脩舊法命懿親以為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初封臨

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

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

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比

方也毛詩曰建爾車服有輝旗章有敘翰曰言車服旗章

儀有濟濟俊乂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

掛時網動亂國經作蕃作屏上先軌是墮許規傲

我皇使犯我朝儀濟曰墮廢也謂先帝之軌則也皇使謂監

犯朝儀也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乂在官尚書大傳曰

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

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

者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墮廢也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

均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有國有典刑我削我黜

將寘于理元凶是率良曰削黜謂黜其爵土將寘于理殺

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

詩曰輕此削黜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

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明明天子時

唯篤類翰曰唯思篤篤厚也類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思厚兄弟

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忍我刑暴

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善本作臣字向曰言天子

違執法者哀矜我也善曰殺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

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韋孟諷諫詩曰明明

銑曰植改封鄆城侯鄆城舊兖州之境近濟河故云于可之濱善
曰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賜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
郡舊兖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兖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

淫之闕誰弼余身榮榮僕夫于彼異方濟曰榮榮獨也僕夫

侍御者也于往也翼方翼州也時魏都鄴翼州境也善曰尚書大
傳曰股肱惟臣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戎荒淫不遵道作諷諫詩植集

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孽徙居京師待罪
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往翼州也時魏都於鄴鄴翼州之境也一

云時魏以維爲京師比堯之翼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且嗟
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誰彼陶唐有此翼方

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去我

玄冕要平我朱紱良曰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

指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
萬物而不遺周禮曰玉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芾斯皇弗與

絨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

授玉善本作王爵是加翰曰謂尋有使封鄆城王也故云剖

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魏志曰黃初三年立
爲鄆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

齒金璽徒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向曰怵

也善曰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
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

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善本作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

于帝又曰怵惕惟厲啓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向曰逝死也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言不敢愧

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
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駟邑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

罔極生命不圖銑曰昊天罔極蓋也常懼顛沛具

天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也

把罪黃墟音盧銑曰顛沛猶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

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

立毫釐微功自贖濟曰願蒙使當矢石建旗東嶽以鎮吳立微功自贖往罪善曰左氏傳曰荀偃親

受矢石東岳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佛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為毫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効危

軀授命知足免戾歷結反良曰言危軀授命知足立功以免罪也善曰論語子曰見危受命亦可以

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

得會京畿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善曰遲去

奉聖顏如渴如飢向曰遲待也言待奉聖顏如飢渴也善曰

闊悠悠曠又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心之云暮愴矣其悲天高

聽卑皇肯照微銑曰言心遲慕於君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暇明我微誠也皇暇照明也善曰史記子

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古月可也班固詔東平王蒼蒼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曰吳之聽

應詔詩一首四言翰曰言應詔命而來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赫馬脂車銑曰肅敬應會

七詩曰星言夙駕赫馬脂車脂車脂轄也善曰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毛詩曰星言夙駕

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向曰掌徒掌徒御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肅

戒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向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名美言也善曰鸞臺蘭渚以美言之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鸞鸞舞於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善作女

毛詩曰宅殷士芒芒芒又曰采芣苢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良曰芒芒廣也祁祁衆也公田天子

之田也樂謂樂其繁盛善曰毛詩曰爰有樛木重陰匪

息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息也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

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糧食也音侯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警

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愛楊鑣漂沫味叶韻銑曰由

白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善曰舜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

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愛楊鑣漂沫味叶韻銑曰由

白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善曰舜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

誰其繼之夏侯卿士良曰夏侯駿從梁王後領兵西討氏羌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

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系計惟處別營某其詩音雉其四向曰系雍州刺史亦為偏將以討氏羌詩立也言營壘如某之時立善曰王隱晉書曰解

系字少連濟南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言豈無謀策但以士卒承平不經練習故守有完郭季戰無

全兵翰曰完全郭城也守者且全其城戰兵盡為賊敗

奔孰免孟明向曰言鋒刃始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敗者孟明氏秦將嘗為晉所敗以為喻也

檄秦郊告敗上京善曰杜篤眾瑞頌曰猛將與盧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飛救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

周徇師令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蕭恭乎上京

身高氏低斧良曰屈身從物曰徇師令軍令也周處與賊戰亦可乎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氏所殺故云身高氏斧也膏潤也

克舉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為亂處仰天歎曰古者將受命鑿凶亦可乎遂戰死賊眾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

人之云亡貞節善曰毛詩曰人云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違命投界必朔土向曰盧播偏將伐萬年詐論功免為庶人

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其六銑曰言播為矯詐之法以受惡庶人徙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

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濟曰哀憐此眾人無罪為氏賊所殺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眎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嗾嗾檄蜀文曰肝腦塗中

其甘如薺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荼苦上同五臣注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眎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嗾嗾檄蜀文曰肝腦塗中

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嗾嗾檄蜀文曰肝腦塗中

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嗾嗾檄蜀文曰肝腦塗中

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嗾嗾檄蜀文曰肝腦塗中

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覆
疫癘流行魏許昌碑表曰白骨既交輝於曠野
夫行妻寡父

出子孤俾我晉人善本作民字化為狄俘音孚其七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

皆為戎狄所俘虜也善曰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詩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亂離斯瘼莫日月其稔翰曰瘼病稔熟也亂離為病既久日月已經一熟矣善曰言亂

離之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日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莒天子是矜盱

食晏寢銑曰矜憐盱晚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盱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其盱食乎杜預曰王憂臣勞孰不祗懍力錦切善曰史記范睢曰目聞主憂

百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懍危也善曰

其八向日孰誰也言天子既憂誰不敬懼愧無謀策獻納於君但尸祿素餐而已尸謂不言善惡如尸也素謂質樸無理人之材善曰

兩都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

不語苟欲得祿而巳譬若尸焉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濟曰謂天子發怒整精銳之卒將討之也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也命彼上谷指日

端逝良曰孟觀封上谷郡公時天了見諸將敗方拜觀為建威將軍令速往擊氏羌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氏反諸將新善本作親字奉成規

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端逝善曰

精善本作稜字威遐厲翰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威稜遐遠厲激也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

漢書武帝與李廣書曰威稜愴乎鄰國王逸楚詞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其兵固詭道先聲後實銑曰中亭地名孟觀首陷氏羌於此地揚聲稱斬獲萬計此乃兵家

論詭之道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軍擊氏羌于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

獵賦曰仗鎧邪而羅者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聞之有司以萬為一濟曰孟觀其誅萬而有司以為一也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

言誅萬有司以之為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良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太甚我未必信之善曰

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
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虛鼎**

胡**滿**感**德繆彰甲吉**其十翰曰晶明也滿德甲吉氏羌師
也言孟觀虛明此二人存功也 善

曰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篇曰晶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滿甲
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過也東觀漢

記曰金城隴西甲滿勒烜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滿水出西河美稷
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滿孤收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

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雍門不啓陳汧** 危偏
銑曰雍雍

汧汧城也危偏賊所圍也 善曰漢書左扶風有 **觀遂虎奮感**
雍縣陳倉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

恩輸力濟曰觀孟觀也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恩輸力而擊
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

傳欒盈曰昔陪 **重圍克解** 危城載邑 善本作色字向曰
臣輸力於王室 善曰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

觀擊散危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
何暉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班固耿恭守跡勒城賦曰日兮月兮

厄重圍毛詩曰載色載 **豈曰無過功亦不測** 其十一翰曰觀
笑毛萇曰色温潤也 雖有虛稱之過

至解陳汧之功亦為不測 善曰過謂虛晶滿德功謂重圍
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序曰虛晶源泉深不可測 **情固**

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 銑曰言人情萬
端何種不有此

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
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

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 **曰納其**
紜亂負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降曰梟 澆其首也 向曰觀稱納賊之降夏侯駿稱梟首曰辭
也 善曰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

首漢書音義曰梟 首於木上曰梟 **疇真可掩孰為** 善本作
可久 其十二濟

孟觀功真不可掩夏侯駿功偽亦不可久 善曰言誰為真事而可
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爾雅曰疇孰誰

也楚辭曰孰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 音松叶韻翰曰徵驗蔽斷
虛偽之可長 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當乃

訟也 善曰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徵其辭周 **當乃**
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當乃

明實否則證空 善曰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
之狀空鄭立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

告 **好爵自** 善本作 既字 **縻** 顯戮亦從 銑曰縻繫也有功者繫
也 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縻之以好爵虛妄君加以明

戮 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縻之以好爵虛妄君加以明
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 **不**

見竇林伏尸漢邦

其十三濟曰漢校尉竇林討氏羌妄賞爵

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竇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言其第一

狡

允

西患昆夷難故作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

曰采薇遺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

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

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翰曰言小患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

今疆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不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銑曰荼

言秦人因師旅之苦而加饑饉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

疫癘淫行荆棘成榛

仕中切向曰癘病淫乂也言疫病又

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也

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其十五濟曰絳

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酈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澮中

從狄君以田渭濱

明明天子視人

善本作

如傷天子視

靡暴于眾無凌于彊

翰曰申命有司命保守封疆無以眾

申命羣司保爾封疆

善曰誠羣

熙春陽

其十六銑曰惴惴懼也熙猶煦也言危懼寡弱之人被

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

草曰春為陽陽温生

公讌

文選卷

上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濟曰公讌詩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不讌飲善曰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良曰時武帝在故稱不為公子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

五官中郎也

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

宿正參差

善曰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秋蘭被長坂朱

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

必接

丹轂輕輦隨風移

翰曰冒覆也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也謂得躍於公子側也飈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也善曰朱華芙蓉也

飄飄放志意

千秋長若斯

善曰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

向曰夏曰昊天豐澤時雨也卉草木摠名葳蕤初生之兒

涼風徹

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竝坐飲華榭

音衰良曰

徹去也蒸熱氣也君子曹操也華榭屋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

嘉肴充圓方旨酒盈

金罍

濟曰嘉美也肉叶骨曰肴充滿也圓豆也方俎也皆美也罍樽屬善曰毛詩曰嘉肴脾臠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

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翰曰微音素善本

盃行遲

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

翰曰詩人語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善曰毛詩曰厭厭

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

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驩而去含情謂含其

權情而不暢之也古樂府歌
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

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敢違迂 善曰言上見息

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
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翅外豉 古人有遺言君

切論語摘衰聖承進讓曰徐衍守分身亡
子福所綏 向曰古人言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言君子履

謂魯季相子毛詩曰願我賢主人與天享魏魏 濟曰主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克符周

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 善曰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克符周

魏魏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克符周

公業奕世不可追 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善曰史記曰周公

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 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論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為魏太

常官作也 善曰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為司

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

有文學著文 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

翱翔 翰曰言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 善曰永

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秦 輦居 善本

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翱翔 輦居 作車 飛

素蓋從者盈路傍 善曰古詩曰日出東 月出照園中珍

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銑曰珍木謂珍

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防猶堰也言為堰以防魚逸 善曰新語曰

梗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周禮曰以

防止水鄭玄曰堰儲畜 芙蓉散其華苗 胡徒 溢金塘

濟曰芙蓉蓮也苗苗花也溢滿也金塘金堤也 靈鳥宿水裔

善曰毛萇詩傳曰苗苗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鳥宿水裔

仁獸游飛梁 良曰靈鳥鳳也水裔水畔也仁獸麟也飛梁橋

齋思玄賦曰巨 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年 善本作

螭龍之飛梁 善曰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水

平字

未始聞歌之安能詳良曰華館寄流波謂在水中豁然猶通達而逢風涼也善曰毛萇詩傳

日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五言善曰魏志

日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翰曰魏志云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也太祖碎為丞相掾屬後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瑒

為文學善同翰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日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問

子游何鄉哉側立翼正徘徊言我塞善本作寒字門來將

就衡陽棲銑曰戢斂也寒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瑒自喻卑微不蒙恩澤善曰毛詩日鴛鴦在梁戢其左

翼鄭立曰戢斂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日寒門西京賦日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日荆及衡陽惟荊州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

摧頽向曰傷命舛也善曰管子日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東觀漢記日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日我欲負之

毛衣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隨善本作墮字沙

石何能中自諧濟日墮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振羽翼也簡珠喻羣小也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中塗自與君子諧和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后土爾雅日簡大也又日諧和也

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

階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善曰樂動聲儀日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日披雲雨之濯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日梯猶階也漢書日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日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善曰漢書日陳平厚具樂飲太尉也和

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

宜翰曰細微瑒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善曰鄭玄禮記注日暢充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日

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日存省也毛萇詩傳日慰猶安存之也

為且極歡情不醉其

存省也毛萇詩傳日慰猶安存之也

為且極歡情不醉其

無歸善曰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銑曰相

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

玄圃

陸士衡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子洗馬應

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洪大運錄也謂大聖受天錄大

聖子天也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

宋均曰運錄運也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翰曰自昔哲王謂堯禹遞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事

天不違而順從 善曰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羣辟崇

替降及近古銑曰崇終替廢也言前代眾君有終替廢下及近古亦如之 善曰國語藍尹文豐曰吾聞君

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黃暉既渝素

靈承祐音戶向曰魏土德故云黃暉晉金德故云素靈渝變也謂魏變而晉承祐 善曰魏為土德曰黃晉為金行曰素于

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植善

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

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為乃眷斯顧祚之

宅土濟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眾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

曰降立三后始基世武丕承良曰三后宣景文也言始崇根

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協風傍駭天

曰協和也說文曰暑景也澄謂不薄食淳曜六合皇慶攸興銑曰晉之先

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合故得皇慶所興善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自彼河汾奄齊七政也言從彼河汾奄有天下

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翼昊天對揚成命齊曰言晉盛文化代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善曰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

受之九區克咸謳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也善曰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循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也善曰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循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也

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也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也言俯理眾功仰法天之大成也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也

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沈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儀

刑祖宗安綏天保是儀則刑法綏官保位也言法祖宗於定爾

焉生我后克明克秀良曰我后謂太子也能有明定爾

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言體輝光之德承聖明之嗣故曰重光景大也數歷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善曰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

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茂德淵冲天姿玉裕深裕容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然之姿如玉之美善曰尚書曰有夏

先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字書曰冲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最爾小臣

邈彼荒遐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諺云最爾小國小臣已見上文

日撫寧遐荒弛厥負擔振纓承華良曰弛廢也承廢負擔之役振纓紘於太子門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振

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宫
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
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翰曰言今日
所敢願惟君命之善得至於此
善曰左氏
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

王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銑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後與機同被誅也大將軍謂成都王穎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

陸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
美帝之福能大盛天命也
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社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

四祖
正家天祿安
善本作
定
濟曰四祖宣景文武也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
善曰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即天保定爾已見上文

哲惟晉
善本作
散
善本作
春字

世有明聖
良曰散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王
善曰如彼日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

月萬景攸正
其一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之表正
善曰日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魏魏明聖道隆自天
魏魏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德天然也
善曰德曰言明聖之道

則明分爽觀象洞玄
善曰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絕輝照淵
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之風散土外合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
善曰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言風教上外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外也孝經鈞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此辰也封禪書曰末光絕炎劇

肅雍往播福祿來臻
其二濟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善曰肅雍顯相

在晉
善曰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茲姦臣稱亂紫微
良曰姦謂趙王倫也紫微帝居也昔字
善曰茲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

神風潛
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諭帝位也春秋台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駭有赫茲威

翰曰神風神兵也謂齊國河間王顯舉兵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善曰毛詩

曰皇矣上帝

靈旗樹旆如電斯揮

善曰甘泉賦曰靈旗樹旆如電之揮

臨下有赫

致天之届于河之沂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

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

坎奔潰穎尋過河入下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届

有命再集皇輿

凱歸

善曰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温帝復還故曰再集

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

頽網既振品物咸

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良曰振整也言頽落網紀既整品物皆有次序遺其浮華體神道為

質素善曰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又曰聖人神道設教

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

素華謂采章質謂

厚樸也遺棄也辰晷重光協風應律

翰曰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載也協和

也天子之道載光和風應於律呂

善曰漢書倪寬云宣重

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

無塵海外有謚

音蜜其四銑曰函夏華見也謚靜也言內清

觀漢記曰祭彤為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謚靜也

芒芒宇宙天

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

向曰玉謂成都王也言上

禮以會賓客

善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

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敷

周易曰嘉會

玄暉峻朗翠雲崇靄

善曰玄天色也尚書曰藻

藻服善本作

垂帶

其五濟曰玄大暉曰峻高朗明也冕纓藻服

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

良

和悅也

善曰祁祁已見上文毛詩曰有來雍雍

薄言載考

承顏下風

翰曰薄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為言則成此

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疑曰乃今

俯覲嘉客仰瞻玉容

銑曰嘉客賓客也玉容謂容如玉也俯仰隨尊卑之理善曰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曹植罷朝表曰覲王容而慶薦奉歡宴而慈

潤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其六

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施用其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岳之崇高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善本有四言善曰洛陽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于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真詩最美

應吉甫濟曰文章志去應禎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為撫軍將軍以禎為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善注同

悠悠太上人善本作之厥初良曰悠悠遠也太上太古也言太上生人之始善曰毛

建彝倫攸敷善曰毛詩曰皇極建彝倫攸敷常理從是所存也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

五德更運膺錄受符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膺運以受符錄善曰七略

歷在虞其一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善曰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於是善本作上帝乃顧惟眷

光我先善本作祚應期納禪去聲良曰言上天眷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善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善曰龍飛喻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既即位文章蔚然如虎之變也銑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玄澤滂

流仁風潛扇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沛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化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向曰區宇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欽化回

面向風也方隅夷狄之國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天垂共

象地曜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也地文嶽瀆也山

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日月嶽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

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善曰周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

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包曰天質地文毛

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

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嘉禾重穎莫莢載芬

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莫莢載芬

良曰穎禾穗也莫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

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休子

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歷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翰曰咸皆胥

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日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

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言天子大量度美容貌而

有恭順聰明之德善曰之二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

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視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恪

也明必精密聰必微諳也論語曰君于視思明聽忠諫思恭言思忠

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四向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為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

功善曰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恭

惟何昧且不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

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恭勤夙夜未明而思

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善曰左氏傳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意禮記曰理發乎外而

衆莫不順鄭立曰理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

去其辯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

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其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寞老子曰

天垂共

濟曰天象日月星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也地文嶽瀆也山

嘉禾重穎莫莢載芬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

者德至地則嘉禾生

東觀漢記曰濟陽縣

嘉禾生一莖九穗

田休子曰堯為天子

莫莢生於庭為帝

成歷率土咸序人

胥悅欣其三翰曰

咸皆胥也毛詩曰

率土之濱莫非王

日恢恢皇度穆穆

聖容言思其順貌

思其恭在視斯明

在聽斯聰言天子

大量度美容貌而

有恭順聰明之德

善曰之二曰天網

恢恢疏而不失禮

記曰天子穆穆尚

書曰言曰從視曰

恭視曰明聽曰聰

注曰是則可從恭

嚴恪也明必精密

聰必微諳也論語

曰君子視思明聽

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其四向曰庸用也

言以德登用為天

子明試謂先帝明

試其功善曰尚書

帝曰若時登庸又

曰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其恭惟何昧

且不顯無理不經

無義不踐行捨其

華言去其辯游心

至虛同規易簡恭

勤夙夜未明而思

政理之事而行之

至虛太素也謂游

情太素之道同法

於簡易也善曰左

氏傳饒鼎之銘曰

昧且不顯後世猶

意禮記曰理發乎

外而衆莫不順鄭

立曰理謂言行也

辯捷也口捷給則

數為人所憎故云

去其辯陸賈新語

曰義者德之經履

之者聖也老子曰

處其實而不處其

華尚書曰君無以

辯言亂其政嵇康

書曰游心於寂寞

老子曰致虛極王

弼曰言至虛之極

也管子曰虛無形

謂之道周易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簡易而天下之

理得矣六府孔修

九有斯靖其五

孔甚也六府水火

土木金穀也九有

九州澤靡不被化

曰尚書曰四海會

同六府孔修毛詩

曰奄有九州澤靡

不被化

罔不加聲教南暨

西漸流沙化聲教

無所不至無不

入也流沙遠國名

善曰尚書曰東漸

于海幽人肄音異

善本西被于流沙

朔南泉聲教孔安

國曰漸入也幽人

肄作肆字

嶮遠國忘遐其路

遠而至善曰毛萇

詩傳曰幽遠也長

楊賦

其路遠而至善曰

毛萇詩傳曰幽遠

也長楊賦

其路遠而至善曰

毛萇詩傳曰幽遠

也長楊賦

其路遠而至善曰

毛萇詩傳曰幽遠

也長楊賦

其路遠而至善曰

毛萇詩傳曰幽遠

也長楊賦

曰故平不肆險越常善本作裳字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向曰越常國名重譯

謂傳揚其言宣之於天子充滿也言真聘滿我國家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立曰欲其轉相曉也我我列辟赫

赫虎臣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我我赫赫衆盛也善曰毛詩曰奉璋戡戡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在內故云和夷狄外國故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云威善曰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脩時貢職入覲天人

翰曰脩因覲見也言各因朝見之時脩職貢於天子善曰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

不離於宗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問備與言而賜其命羽

蓋朱輪諸侯之車飾善曰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

侯鄭立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貽宴好會不常厥數賦曰建羽蓋揚擘書曰乘朱輪者十人

神心所授善本不言而訓向曰賂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

者不言而自曉善曰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耀曰吾得聞此數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聖策定於神心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於時肆善本作射射夜弓矢斯

御銑曰肆放也御猶執也善曰毛詩曰天發彼五的發彼五的

有酒斯飲其八良曰五的射的也飲飽宴也善曰毛詩曰發

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飲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獸也文武之道厥

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善曰在昔先王

躬善本作射字御玃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音試協韻善曰周易曰

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為失也凡厥羣后無懈于位銑曰玃器射禮也荒

以示武崇禮以懼過此之者亦失矣羣后無懈此懈怠於位也九善曰毛詩曰匪懈于位民之攸壆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一

首五言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

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為尚書
令讓不授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與
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向曰宋書七志云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
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時九
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靜辭位歸
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其美焉 善曰今書七
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
以弟晦權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
僚佐賦詩瞻之
所作冠于一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
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
百工之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
乃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立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
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繁林收坦物綵

善本作
密苑解華叢

巢幕與留鷺遵渚有歸

善本作
鴻

上地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
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雁來賓

清穹 翰曰霞在日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
善曰迂商風之迂波也楚辭曰商風厲而害之百草育

不長三逸曰商風西風秋扇起則西風
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行宮 銑曰嘉節謂九月九日矣至也行宮謂馬臺 善曰孫卿子
東觀漢記曰濟陽

四筵霞芳醴中堂起絲桐 善曰孫卿子
有武帝行過宮

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
善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

扶光迫西汜 歡餘宴有窮 善曰扶光日
也迫薄也西

竟有終 善曰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
善曰言日沒歡宴將極 善曰淮南子曰

臨流怨莫從 善曰言已牽

心歎飛蓬 善曰言已牽

善曰言已牽

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待宴暫歡之志重
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派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
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歡心
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游應詔詩一首

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

諫反誅樂游苑名應
宋文帝詔善注同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陽

善本作

協孔性黃

屋非堯心

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
土川岑山澤也山宗雖雖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

黃屋天子車也堯為天下但憂勤人而心不在黃室 善曰方言曰
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
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
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竟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
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 善本作
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善本作
車駕時來 善本作
肅文囿 善曰言未賦
降昭 善本作
臨 濟曰軒駕言時游此以就清肅之人文囿謂文學
之士昭明之言下明德而臨之也

動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為御
昌萬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
囿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流雲起行苦曷晨

風引鑿音原薄信平蔚

紅臺澗備會深 良曰草木
叢生曰薄

蔚繁茂也備盡曾高也言臺澗甚高深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蔚也

蘭池清夏氣脩帳

合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區

欽 音欽翰曰遵依
也嶇嶇不平兒

善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蕪供帳之勞
張晏曰帳帷帳也遵渚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濬川洞簫賦曰嶇嶇

嶇瞻 善本作
聯字
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

年力立頹侵

銑曰積久也言目覽既極游情自遠也聞道謂聞
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能行之 善曰廣雅

曰睥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
盡也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
吾聞道矣偶音禹陸機應嘉賦曰
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促
探已謝丹臚 禹郭切善
感

事懷長林

向曰丹臚喻榮祿也言探已年已老慙榮祿之飾感
此事思歸於長林 善曰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

諸侯亦第鄭玄曰第太古蔽膝之象
蔽與第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肥皎皎

寒潭絜濟曰腓病也風霜慘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已老患也善曰列子曰禽獸之智遠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

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三非也

心雲旗興暮節良曰心云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善曰楚辭

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鳴葭戾朱宮蘭卮善曰楚辭

獻時哲翰曰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蘭卮酒盃也時哲謂孔令也善曰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宮曰百未向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庭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

賤宴光有季和樂信善本作隆字所缺

在宥天下埋吹萬羣方悅向曰在察宥寬也言

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萬謂天氣養萬物雖形氣不同各得其性而悅也善曰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

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也已止

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歸客遂海隅善本從山字脫冠謝朝列弭棹薄

枉渚指景待樂闕音缺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也薄止枉曲也言指日

影以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闕終也善曰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九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

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

河派有急瀾浮驂無緩轍善曰言彼去何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驂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

路之念而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闕善曰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總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

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

劣翰曰美孔令得歸丘園之道數傷已之薄劣不如也善曰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

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一首

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

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為天子時也彰明謂延晉之亂以明宋之理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温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

懸衡皇流共貫

濟曰帝五帝皇三皇言可與齊衡共貫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

均曰迹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揚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

惟王創物永錫洪筭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其一翰曰言仁義之道高尚於周漢也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

祚融世哲業光列聖

銑曰祚福也言福德豐盛代生哲也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向曰太善曰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

內男正位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制以化裁樹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之形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善曰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良曰萌生謂養萬物著信及魚鳥也翔泳謂魚鳥也善曰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周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文

王聖德上及飛
鳥下及魚鱉
崇虛非微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

所賦 翰曰豈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賦賜也善

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

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賦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

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包曰**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向曰完

通二靈之賦交錯同端也**航琛越水輦齎** 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

踰嶂 其三濟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獻琛齎或浮水或踰山

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齎爾雅**帝嚳麗明儀辰作貳** 良曰

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帝嚳麗明儀辰作貳** 謂太子也言帝之體胤也麗耦也儀匹也耦君之明匹辰極以為副

貳也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沈約宋書曰

文帝立皇子劭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

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立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

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且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

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歲曰尊以引道固以貳已**君**

彼東朝金昭玉粹 音邃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子德如金

玉之明美也昭明粹美也善曰東朝東

言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纒纒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

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又曰金王其相廣雅曰粹純也**德有**

潤身禮不愆器 銑曰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

身又曰禮器鄭玄曰**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其四向曰柔

禮器言禮使人成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祕** 如淵之映也其道如蘭之芳香而積於身祕積也善曰周易曰其

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德淵冲字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

昔在文韶今惟武穆 濟曰言以高祖比文王文帝比武三

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

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鄭郇文之昭也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為昭子為穆

烏

赫王宰方旦居叔

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城王義

也言方於潤公居伯叔之次也

善曰王宰謂王為宰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

康為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

也

有粹 遂銳

敬 蕃爰履奠牧

翰曰粹溫潤也言有溫潤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於面

文選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

寧極和鈞屏 領京維服 其五統曰寧安極理也和鈞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萬民又曰

臚 匪 鬼雙交月氣參 男變 向曰臚也雙交謂日月交會也二十四氣與日月相參而變也善曰臚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臚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

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臚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

開榮灑澤舒虹爍 電 濟曰開榮開發萬物之榮灑其澤澤也樂光也言德惣萬化之美如虹電舒光善曰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 良曰際至也言風化之微入於無間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眷謂眷下人也善曰言既入太平故眷斯嘉節解朝曰織者入燕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

思鎬 飲母惟洛宴 其六翰曰詩云在鎬飲酒故云惟鎬鎬飲也周公卜洛邑引流以泛酒也

云每惟洛宴惟亦思也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田王在在鎬飲酒樂凱東陽無疑齊諧記東哲對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

郊餞有疆 善本作 君舉有禮 謂祭祖也善曰錢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

幙帷蘭甸畫流 高陞 向曰蘭甸謂野田有蘭者蓋以其香喻德馨也言張帷幙列也蘭甸蘭生于甸猶

分庭薦樂析波浮醴 善曰廣雅曰幙帳也蘭甸也畫流分流也

豫同夏嘒 事兼出濟 析波謂分水以流杯也醴酒也善曰莊子曰分庭抗禮析音錫

屈有悔可悛

全七滯瑕難拂

其八銑曰悛改也謂王道泰而巳命屯也王恩充滿詩已

報猶屈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善曰泰中一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遭如周易曰吁豫有悔位不當也

皇太子釋奠會作一首

四言善曰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

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庶迎尸之事

顏延年

向曰宋文帝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教授也善曰漢書元帝詔曰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稟道毓育德講藝立言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也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温温恭人稟道之極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

浚明爽曙達義茲

昏

濟曰浚大爽差也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差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示猶是焉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

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箴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相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

顧惟後昆

其一銑曰永長也言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善曰言大義漸乖永

物繼天接聖

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接天子之聖緒也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

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運蒙則正

濟曰言遭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善曰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

偃閉武術闡揚文令

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

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

良曰術道也言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至千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又選二下卷

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其二翰曰言衆士萬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爲鑒鏡

庶事秘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維書曰秦失金鏡鄭立曰金鏡喻明道也

虞

庠飾館睿圖炳

丙音

邃銑曰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今館以象之睿聖也聖圖畫孔子圖象於其中炳然溫潤粹溫潤兒

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

深

仁憬永集抱智磨

俱隕切善至

向曰憬遠磨羣也言懷仁蹈智之士皆自

遠而羣至善曰懷抱謂苞韞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

九永切左氏傳蔦啓彊謂楚子曰求

踵門陳書躡禱

脚獻

器

濟曰踵至躡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躡履獻其禮器善曰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蹻登器謂樂也漢書曰河

間獻王脩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

深

身玄淵宅心道秘

其三良曰玄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歎言沐浴居心於此

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

伊昔周儲聿光往記

翰

與剛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

周儲謂文王爲太子時言恭孝事上一日三朝也聿言述也言述光前史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

元作嗣

銑曰皇美也此哲謂太子也元大也謂體居大而爲嗣繼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鄭

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

資此夙知降從繼

善本作

志

向曰夙早降下也言太子

資於儒學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學經典爲之志也善曰

彼前文矩周規值

其四濟曰遠也前文謂古文也值當也言古文經典相去雖遠學其規矩亦與之

相當善曰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

正殿虛筵司分簡日

良曰正殿太子正殿虛席以待賢也司分主曆之官也簡日謂擇吉日也筵席也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虛筵以

待賢也左氏傳郊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

尚席函

舍

丈承

善本作

帙

翰曰尚席儒席也函容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

禮記曰席間函杖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
丞也禮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侍言稱辭惇敦史**

秉筆 銑曰侍言稱辭傳太子言語之官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
善記之為惇史國語士苗 **妙識幾** 平 **音王載有述** 其五向
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善** 曰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

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 **善** 曰周
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談
者有述焉 **肄** 異善本 **議芳評** 信 **大教克明** 濟曰肄習評
為之奈何 **肄** 作肆字 **非庸聽所善** 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評言也 **敬**

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 良曰言其
典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盥謂禮之盛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洗手
也薦進也歌笙雅樂也 **善** 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
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夫
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
魚笙崇 **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其六翰曰昭事神祇崇肅敬
丘也 **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也** **善** 曰左氏 **獻終龍衣吉即**

宮殿 既重得其吉祥還就於宮以廣讌樂也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縣謂
鍾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 **善** 曰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
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瓜賦
曰更鋪象牙之席具都賦曰桃笙象簾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
然鍾則 **台保兼微皇戚比彥** 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也
金也 **謂比肩皆是俊彥** **善** 曰春秋漢舍彥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肴乾**
能字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為彥 **肴乾**

酒澄端服整弁 其七濟曰肴乾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
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 **六官視命九賓相儀**
肴乾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 **統** 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親王命助行禮儀 **善** 曰六官六卿也周禮
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

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傳 **纓笏而序巾卷充街** 翰曰巾盛書
卷者而於序滿於街衢 **善** 曰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 **壯**
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也所以盛書 **壯**
都 善本作 **雲動野燿** 達 **風馳** 銑曰莊燿皆道也言觀禮之
都 都莊 **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馳**

二又及二十六
十一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道薛君曰中道道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

倫周伍漢超哉邈猗 於宜其八向曰倫比伍參也言比周漢之德超然遠美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 清暉在天容光必

照 濟曰清暉日也 善曰清暉喻日喻帝也孟 物任 善本作

其情理宣其奧 良曰言萬物各性其情明理以宣深奧之義

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

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

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為情矯志不入 妄先國胄側聞

邦教 翰曰胄長也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士故謙云安

中延之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 徒愧微

冥終謝智效 執曰自愧微賤而暗昧也莊子云智效一官言此

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善

善曰劉璠梁典曰張謏字公喬齊 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霜六切

丘希範 向曰梁典云丘遲字希範吳興人時為中

郎卒集題曰兼中 碎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

書侍郎丘遲上

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濟曰閭闔天門也鳳吹

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曉闔於閭闔

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一律蔡 輕

黃 帝 承玉輦細草藉龍騎 良曰黃華之初生藉猶鋪也

日毛詩曰自牧歸黃毛蕘曰蕘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 風遲山

尚響雨息雲猶積 本善曰積 巢空初鳥飛行 亂

新魚戲

翰曰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葎水草

寔惟北門重

匪親孰為寄

銑曰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親王誰者可寄

燕人祭北門裴駟曰齊之比門也史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

波被

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睦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

善曰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善曰

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

沈休文

良曰梁典云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

尹僧珍為左衛將軍此代魏故命作詩餞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

之重懼百姓不安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

氏春秋注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

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

逾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忘已用堯心

善曰堯則梁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其身用

鳥失飛沈

銑曰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苦魏侵

推轂二嶠

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大戴禮曰

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盡三屬選士皆白金

濟曰超乘謂跳躍上車也三屬甲也

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乘

者跳躍上車也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車一解禪

十三

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我服度曰良士直百金言

也重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良曰細柳漢將周亞夫屯

樽酒於上林也上林即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善曰尚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柳

餞已見上文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翰曰言後者執誅前

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燕善曰

王者則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函輟還方解帶

善曰函函谷也輟輟也解帶披襟言將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

善曰函函谷也輟輟也解帶披襟言將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

此未抽簪濟曰言既平四方必將燔此木以告武成約自云將陪

武成也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

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

祖餞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

送應氏詩二首五言

曹子建良曰送應璩場兄弟也時董卓遷獻帝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

燒焚音煩協韻翰曰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遭董卓燒宮室

垣牆皆頓擗音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

但覩新少年側足不作善本行徑荒疇不復田銑

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善曰漢中野何

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

善本作常字

居氣結不能

言

齊曰言思念平生游居之處所盡成丘墟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古詩曰

悲與新友別氣結不能言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良曰屢數也言清

不可數得而常有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

朝霜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願

朝霜

翰曰無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善曰莊子曰天

得展嫵婉我友之朔方

得展嫵婉我友之朔方

善曰毛詩曰嫵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方

親暱善曰乙切善並集送置酒

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

豈不愧中腸向曰暱近也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

豈不愧中腸

為離別豈不各愧於中腸善曰爾雅曰昵近也

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

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恩愛至情之極所望

悲苦愈深也漢書村野說王音曰愛至者

其求祥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

山川阻且遠別促

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翻起高翔濟曰北方有比翼鳥今我願為此鳥

施翼於身與之高飛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又

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孫子荆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荆太原人

孫子荆

也仕為馮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

俊下官屬住者送至陟陽候故於此作也陟陽亭

名候亭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

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

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武詩曰欲因晨風

濛濛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李陵與武詩曰欲因晨風

咄嗟安可保

翰曰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言皆有終極嗟我此

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篇曰咄

辭也說文曰啐齮也咄丁忽切啐倉憤切土彌周易注曰嗟在憂嘆之

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

銑曰七歲已下亡曰

者若逢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違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犬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猶為小莫壽
於殤子而彭祖為大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
其性分物真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
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
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
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
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
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彭賢大夫歷夏至商未
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吏
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
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紛擾

善本作繞字濟曰糾纏索也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纏也紛擾
猶互起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

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
服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曰

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濟曰言以天地為
齊同何有大小善曰言天地為鑪陶冶萬物居其間一逢人垂

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服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逢人垂
大觀誠此苦不早道苦其不早善曰此謂愛生也逢人大

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
慮也鵲冠子曰逢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

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

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向曰誰能察我別離之心言當取

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善曰楚辭曰惆悵兮秋自滋王孫子
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說文曰契文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
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

谷謂之金谷水東
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時
崇出為城陽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翰曰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
還長安祭酒助三公和鼎也

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沂水名也善曰石崇金谷詩序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
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
送澗中賦詩以敘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
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
徐州淮沂其又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

親友各言邁中

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

陽夕次金谷湄音眉向曰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

遲遲中心有違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迴谿縈曲阻峻阪路

威夷齊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兒善曰七發綠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

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

揮良曰金谷之水感為文如龍鱗激水歎石如珠之揮散善曰東京賦曰淥水澹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揚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允前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公街音牙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

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桺善本一作榴茂

靈囿繁石善本一作若字

林列芳藜翰曰皆果木名囿園也言靈美也善曰上林賦曰沙棠檉櫛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毛詩曰

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

玄醴染朱顏但期杯行遲銑曰坻岸也告也玄醴黑黍酒也善曰毛詩曰

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其坐遷鄭玄詩箋曰砥水中之高地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燕詩曰但期杯行遲

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燕詩曰管弦發微音度曲清且悲

春榮誰不耀善本一作慕歲

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濟曰香草俱耀歲寒不凋落者

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沒

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善曰春榮喻少

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分猶志

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也易曰珠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

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見之因喚孫

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

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

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

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澄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 良曰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澄之瞻時為豫章太守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序別故賦是詩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

祗召旋北京守官及 善本作 南服 陽召北還也守官謂

宣遠明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 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召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

舟祈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務 善本作 飲餞指途

念出宿 銑曰方並析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郊也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揚仲

武謀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彌

陸士衡贈弟詩 來晨無定端別畧有成速 向曰晨時畧曰指塗悲有餘 影也言來時

未期別 頽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 人理行

艫 盧 輜軒命歸僕 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暮去者理舟還者 命駕將辭也艫舟也輜軒輕車也 善曰

楚辭曰日晡晡而下頽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輜軒蓼擾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答

劉歆書曰嘗聞 先代輜軒之使 分東城闔 發耀直西江澳 善本作

良曰闔城曲澳亦曲也 善曰說文曰闔城曲重門 也音因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為隩 離會雖相

雜 善本作 逝川豈往復 翰曰庾與王離宣遠與王會故云相 親字 逝川豈往復喻時不留也 善

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山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 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

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翰曰牘版也言一尺之版不 可盡其情也 善曰周易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 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 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

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 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 銑曰方山在江寧縣靈運為永 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指

善本作相字

期慙甌越

向曰皇邑京都也慙止也甌越之别名

善曰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慙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

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銑曰纜繫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

及朝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善曰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力斲切西都賦曰摠懷舊之蓄念

析析就

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

病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離情已多感歎

遇此風物更益難歇病病也言積病是慙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

老子曰少思寡欲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

新志音塵慰寂蔑

翰曰伊惟惟思也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

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

轍兮轍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

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

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後遙光收付獄死新亭

亭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史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

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别名帝女游

之即楚辭所謂湘夫人是也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湖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今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變也

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

雲去去蒼梧野

水還江漢流

善曰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停驂我

帳望輟棹子夷猶

濟曰驂馬輟止也夷猶帳望貞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善曰鄭玄毛

詩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帳望天陰兩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

廣平聽

方籍茂陵將見求

良曰周處為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

今求為此

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

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

離憂

翰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下未采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上空懷離憂善曰楚辭曰思公子兮徒

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樊質祿戶人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五臣同李善注

平生

善本作生平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向曰言少年之時別離以前期易也

曰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言之言不難也漢書潘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濟曰言今

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

無期明日恐不得與之重持也

持執也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善曰楚王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十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

吳郡袁氏重雕宋刻廣都縣本于
嘉趣堂嘉靖甲午孟春正月二十四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黎故託言秦

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鴟冠子曰達人

大

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惜字

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

良不訾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杏古縻

美悲切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為殉不為人所移善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善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

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

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敬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善曰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

我謂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愷

梯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

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作攬攬字涕登君墓臨穴仰

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自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愷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曰長歸

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詩

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但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心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渠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翰曰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

此以為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法則也 善曰長楊賦

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 雖非

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乃余切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術 善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法兵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也 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鈇刀貴一割夢想騁

良圖 濟曰以鈇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莫

効鈇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 左眇見澄江湘右盼覓定羌胡 良曰眇盼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善曰廣雅曰眇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

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 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 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萑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 善曰

英俊沈下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 善曰

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

詩傳曰離離垂兒

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

又長二十一卷

三

曰僚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

珥漢貂。良曰。金曰。彈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

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曰。彈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

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

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

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

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并也。善曰。廣雅。侯。過其廬

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

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

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

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儻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時。秦白

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適遊趙。謂平

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

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當世

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本作。受賞高節。貞

不群。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

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

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

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仲連。魯仲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

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

節。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綵。善本作。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綵。綵。繫。分。受璽。印也。

也。思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夫也。善曰。說文曰。組。綵。屬也。

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將

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

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威兒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

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

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

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彈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

夾巷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

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南

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善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鍾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

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濟曰寂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

輿寥寥空宇內善本作中宇所講在玄虛揚雄素嗜酒人希

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與也惟芳草太芳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

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曰揚雄自飲曰雄家素嗜

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寥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

曰惟芳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管子曰虛

无無形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

謂之道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

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

法應之撰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曰景也神州

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地理

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雲浮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

峨峨高明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峨峨高貌藹藹盛貌

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

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何為欵

許來游

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欵忽也

善曰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欵者言忽也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

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

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

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閭闔追許由之迹而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

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冲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遂

耕於中嶽下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

曰震猶威也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翰曰荆軻與高漸離及狗屠者飲於燕市酒酣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取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

貌四海豪右何足陳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

未此入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善曰且瓚漢書注曰鮑繇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齊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

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善曰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賤漢書曰十六兩為

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

良曰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

為孝子舅弟不收此由名官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

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

買臣困樵采

善本作采樵字

伉儷不安宅

銑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之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

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夕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志怒日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仇麗杜預曰麗偶也仇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
向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翳依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長卿還城都壁
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立何寥廓
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空也善曰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負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
烈光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其
善本填溝壑英雄有

迥邐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良自傷沈淪於此見志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鳥落落疎寂見抱影猶隱身也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鷓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疎寂貌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之木喻讒佞也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

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
陵之歌曰枳棘充路步之無緣

魚
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
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小此皆無之善曰上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益中無升米架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
良曰蔑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兼以自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
益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

嗟復彫枯
銑曰蘇秦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譖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

又選二十一卷

分咄嗟嘆詞也 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
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
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
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
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
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
咄驚也王弼周易注曰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
嗟憂葉之辭啐倉憤切

栖一枝可為達士模

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節也此則

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善曰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朝廷貪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 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

二踈

濟曰踈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

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覓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軼之祭也 **朱軒曜**

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

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筭也所以持冠也孟行人為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墮涕賢哉此丈夫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善曰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墮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

財為索 去 愚 向曰廣既歸曰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孫欲及君特願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

財為索

去 愚 向曰廣既歸曰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孫欲及君特願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墮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揖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歡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開服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時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吐此蟬冕

客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戚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吐嘆也善

侍中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三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

比投劉琨現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曰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自有才理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得閱誅石氏謀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

空言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

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

史記二十一卷

一

全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

與大將軍廉頗諸大目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也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向曰官者今繆賢曰巨舍人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藺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日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關 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官尼伏軾而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 歎曰由之難化也

金柱身玉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目目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擗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

柱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 善曰相如度秦詐偽為與善同濟注又曰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

池會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方相如折其端 秦趙會於滹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其端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滹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滹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也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

皆計血下露襟怒髮 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

上衝冠 翰曰相如怒而目皆血下髮怒上衝冠善曰說文曰皆冠已見

西缶終雙擊東琴不隻彈 濟曰酒酣秦王謂趙音請奏瑟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主不懼為之擊缶實

捨生豈 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尖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

不易處死誠獨難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善曰幽通賦曰捨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善曰幽通賦曰捨

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

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國猶奮也彊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詔

報李廣曰威稜攝于鄰稜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

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史

記曰趙三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

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廉公何為者負荆謝

厥侃言音愆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

將軍哉顧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

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過也善曰

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

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聞其勢必

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白

謝尚書曰思免厥侃言孔安國尚書傳曰侃過也

善本作弛張使我歎平聲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

代字 謙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美禮記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立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

悅吟歎也謂情有所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

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

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

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

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卜

洛易

隆替興亂罔不亡都之以為有德易以威無德易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去

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善曰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下澗水漚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

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夕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

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

息肩纏民思靈鑿集朱光

濟曰天下苦秦猶猶虐也 終日擔重而行思

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鑿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鑿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鑿無私賈遠國 伊人感代工聿語注曰鑿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來扶興王

良曰伊人謂子房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善曰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

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暉暉

善本作暉字

天業昌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兒暉暉明兒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鴻門銷薄

博

蝕垓下墮撓

楚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咸 撓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

見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者名薄彗星為

撓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者名薄彗星為撓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者名薄彗星為

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撓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定都護儲皇

翰曰高祖居洛陽官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

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
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
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
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
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曰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
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
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
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
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
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
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
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

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允信幽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
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
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挑蟲翻飛維鳥鄭
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許君詩章句曰翻飛鳥鄭
惠心奮于祀

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
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
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善曰神

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
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前宋
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
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
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道輕易也河陰汾

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
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
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道輕易也河陰汾

也見鑿旌善本作旌字歷頹寢飾像薦嘉壻翰曰鑿旌車駕

祖歷良廟見頹毀寢廢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

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旌於鑿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

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

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

惟德鄭玄毛詩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良曰逝死作起

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

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

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

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銑曰濟濟美自屬車後車也言

翰墨之湯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

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實戲曰淩淩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

所贊夫違威觀疎踊企一方得觀此盛觀但疎踊企望

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贊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

遠離也莊子叔連曰贊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

詩曰相怨一方四達雖平貞寒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也言

膽自愧寒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

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寒跛也左氏傳曰孟

繁之足不良能行毛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濟曰瞻自

長詩傳曰良善也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

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

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娶婦者魯

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

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

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

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

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怒婦曰東隣脩

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

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

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乘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采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采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也

椅

宜於

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母相匹

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俟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維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鶉冠子曰影則隨

婉彼幽閑女作嬪君

子室

向曰婉美白幽閑柔順兒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美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故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歡

善本作好字

有違

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大

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

脫巾千里

外結綬登王畿

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巾處士所服綬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

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善曰易歸藏區車出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驅車出

郊郭行路正威遲

翰曰威遲歷遠之兒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驚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萇

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濟曰余謂秋胡

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砠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瘠矣

嚴駕越風寒解鞞

犯霜露

良曰嚴駕盛駕也解鞞息駕也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鞞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

善曰宋均春秋緯注

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

善曰阮籍詠懷詩

游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言曰漢書海昭與淮南王書曰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

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 善曰楚辭曰朝進兮今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子年運而往矣將

孰知寒暑積倏見榮枯

向曰倏猶頃也春榮秋枯也 善曰倏猶俯也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

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翰曰蕪草也 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鸛鳥賦曰止于坐隅

勤役從歸願反

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 善曰楚辭曰

也歲載華

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 善曰楚辭曰

佳人從所務窈

窈援高柯

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自援攀也 善曰楚辭曰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其五向曰傾城之貞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曰吾今義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年往誠思勞路善本作

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味平生翰曰闊猶異也味平生言

不相識也善曰楚辭曰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味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且為先味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捨車

遵往路鳥藻馳目成齊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與成其心捨

弄遵從也藻水草也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鳥藻以進樂兮楚辭曰蒲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南金豈不重聊自

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

密絕之義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謂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高節難久淹竭綺列空復辭良曰婦既志而有遐心

邊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

何之銑曰邊遲行自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母故六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

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喜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吏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谷與導余兮何之

日暮行采歸

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空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

關春來無時豫秋云正怕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

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悽慘煩憂恐秋胡顏貞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

今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豫樂也

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善曰楚辭曰

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願楚辭曰歲既晏兮孰
華郵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

絕絃聲急由調起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古節期於效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若由乎恨深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古節期於效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若由乎恨深與於恨深揚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

音聲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

愆 善本作 諸已 濟曰愆猶失也 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巽

解佩纓以結言周易曰歸以死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君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甫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

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良曰皆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

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 善曰家語孔子曰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

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銑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此之為多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 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向日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

乘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

以自喻山壽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壽王戎以

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

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 塵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

非某宴此四句 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以朝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袁宏竹林

口口上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

阮公雖淪跡識密監亦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

大將軍世世可愛之 日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